

吳翊恆 世 界 學 生

第 二 卷 第 六 期

目 錄

論 著

當代英國教育之傳統及嘗試

教育將為戰後復興因素之一

歐洲堡壘

下一次的攻勢

科學與世界團結

陶德新講

錢振海譯

陳維稷譯

石公譯

潘煥昆譯

黃席羣譯

文 藝

高爾基的信徒

園景

兄弟之間

怎樣生活

十四行詩二首

鍾 威

辛 代

呂 德 申

寄 雲 譯

謝文通譯

遊 記

歐洲一角(七)

阿根廷風土談

戴禮會

李強光譯

世 界 學 生 月 刊 社 編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出 版

南 京 圖 書 館 藏

論 著

當代英國教育之傳統及嘗試

陶斯德講  
錢振海譯

主席、在座諸君；首先我要表示、今天我能在中國土地上對英國底中國友人和中國底英國友人演講，是特別的光榮，當我望着這班中國聽衆的時候，我深深的感到兩件事，兩件顯然是彼此矛盾的事。一方面我正在對人類最古老文化的代表們講演；這班男女們的祖先已經成爲哲學家詩人雕刻家的時候。我的祖先們還是赤裸裸的野蠻人。而同時，我又在對着近代偉大革命的先鋒中國人們講演。這個偉大的革命，因爲是我們這世紀一切奇異事件中的最有遠大影響的一椿，所以在將來的歷史家看來，不管他是英國人或中國人，必定認爲這革命是最值得紀念的事。

我現在面對着的聽衆，是一種偉大文明底後代，同時又是另一種偉大文明底創造人。所以在這種民族看來，舊與新的衝突，傳統與嘗試的鬥爭，並非是一種抽象而理論的事；而是日常經驗的事，也就是你們日常生活和思想底一部份繼續和本質。而且說中國底，乃至中國以外底文化前途將根據此種衝突的結果所決定，並不十分過分的。

但是這問題雖然並未在其他國家也如此的顯著，如此的

動人耳目，然亦非中國所特有。革命的氣候，並非是局部的，而是全世界的。不錯，過去三十年中，中國的變化速度是大於世界任何地方，但是這種區別是程度的問題，而非性質的問題。我自己在一萬五千英里以外的小島上，也看到我所生活的世界，在這五十年中，也變化得辨認不清。因此我想在我公開的演講中，最好還是描寫幾種我親自觀察到的變化，再提出幾個這種變化所產生的問題。我也不敢說是告訴你們了全貌。假使我竟然如此嘗試，那末由於幾個人學識的有限，手頭參考者的有限，我提出的全貌，亦非真實的。我必須要選擇。我的現在的演講，將有關於我所謂英國教育的靜默的革命，以後的演講，我也許要講到那種革命的某幾方面：例如英國智識份子的社會觀底變化，英國人民的社會習慣社會意識底變化。

一個希臘文的教授有甚麼資格對你們講這些事情呢？不過是因爲：我與某位教授們不同，我是屬於我自己的世紀的。我的職業是教我研究過去，但我從來不感到，我可以研究過去爲藉口，而不嘗試了解現在。也許我還可以提出一種資

格，就是說雖然我是個英國臣民，但並非是英國人。我是在愛爾蘭生長。雖然我英國生活和工作將近了三十年，但是我還是以相當的客觀態度來考察並研究英國一切的。以現在的目的來講，這也是一種優點，就是說英國的成語來說，旁觀者看事情是最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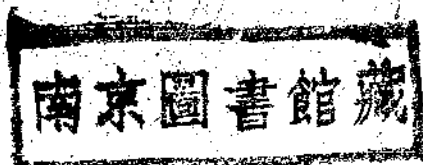
現在讓我首先回憶到一九一一年，就是中國推翻滿清的一年。在我個人生活史上，這一年我是獲得了牛津大學的優等生榮譽，但不久因為不甘屈服又被開除而離校。那時英國正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有兩種不同的教育制度，此兩種制度底目的，活動範圍，管理方面以及負責人物，都是顯然完全不同。略言之，一種制度底目的是在引導統治階級如何去統治，另一種制度的目的是在教其餘的人民如何去服務。

現在試看這兩種制度的歷史。當時兩種制度在英法及其他地方都同時存在。這一切國家的統治階級所受的教育是一種「自由的教育」，這個名詞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以至於古代羅馬，最後到希臘。原來這名詞不過是指「適合於自由人的教育」而已，但是因為希臘市將大部份的工藝技術之類都認為奴隸或非公民之事，因此「自由的教育」便漸漸的指一種一般的文化，而並非指職業訓練或技術訓練。這「一般」兩字，并非概括一切之意。當時此種教育的最典型的形式，也不過是研究希臘拉丁文，英文聖經，數學，以及一點法文。此外已無他。所謂「一般」，就是說此種教育對於大多數人民皆無直接的經濟價值。這就是它的崇高之處，此種教育祇存在三種現象之下是完份可能的：其一就是資本蓄積在比較上多數人之手，因而產生一班不受經濟變化的有階級；

其二就是那種擴張的經濟不斷的產生了許多新的出路，因而減輕了競爭的劇烈。其三就是工商業以及行政的技術基礎，還是比較的簡單，祇在十九世紀中，上述三種現象在亞歐是實現着的。這世紀就是私人收入和經濟發展和天才業餘人物的黃金時代，因此也就成了自由教育的黃金時代。

這些現象是西歐全部所共有的現象。但有一點，英國的自由教育與大陸教育是不同的。其一就是英國的這些教育機關完全自由，沒有政府的控制，例如那些英國人誤稱為「公共學校」的獨立私人學校以及古老的自治大學如劍橋牛津。因為不受政府控制，那些學校也就可以比較法國的學校，更加能任意的堅決拒絕改革。但因此這些學校也不像過去九年來以至於過去百年來的德國大學作了政府宣傳的工具。這就是說，在英國，學術研究的自由，是不必爭取的。

英國教育底另一特色就是英國教師的職務，不但具備一定量的知識，而且要負責訓練學生的生活方式。德國的教育機關注重科學方法，法國注重文學修養，但是英國的同樣機關注重人的品性，講得正確些，是注重在社會裏的品行。我們可以廣泛的說，十九世紀中，德國的教育制度目的在產生學者，法國的制度在產生文人；英國產生士紳。是歷史上來說，德國的理想起源於柏拉圖，英國的理想起源於奧柏拉圖同時代的蘇格拉底斯，蘇氏在耶穌紀元前第四世紀時，就替受教育的人下了定義。現在此地也值得引一下，一半因為他的定義極能表示英國十九世紀中引以自豪的教育的產物，一半因為你們倘使將此定義與孔子理想比較一下，也極有興味。



蘇格拉底斯說：

「首先，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能夠勝任愉快的應付生活上的尋常事務。能夠找到恰當的對策（這正與英國有名的一「情理」或「應付環境的天才」相符合）

其次，他在任何社會裏的行為，總是正確的適當的；即使他處在可厭的人羣裏，他仍然能泰然處之，他仍然以最公正有禮的態度，對付每一個人。」（這就等於英國人堅持以禮貌為社會生活之基礎）。

其三就是他總是支配着他的願望，在不幸痛苦的時候，他決不屈服，反而能表現男子英勇之態，有合乎男性身份的「精神」——這就是一種氣概，也就是英國人所謂屹然不動的精神）。

最後一點也就是最重要一點，他從來不以幸運而驕恣傲慢，他始終保持聰明人的行為，對於生來僥倖有的種種優越點的興趣，總不若對於由自己才智而獲得的產物的興趣」。

這就是英國人所謂「有禮」，也就是君子們的最高品德」。

蘇格拉底斯是與孟子同時代的人物。在我看來，他的教訓的精神，不但接近英國的理想，而且接近古代的中國人。除了愚人以外，決沒有人否認此種理想對於某種文化階段的社會價值。在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之下，統治階級要安然的保持着傳統，那末除了上述的種種理想以外沒有再好的規則了。而且整個的看來，這些規則在十九世紀的英國，發揮了極好的作用。但是到了一九一一年，這些規則，已顯然的本夠用，因為後來數年中維多利亞社會的迅速崩壞，使得每個人都明白感到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所謂「勝任愉快」之感

已不能代替科學思想。這代的知識份子們已起而與英國的孔子主義反抗。此主義所表現的怡然自得，格遵傳統，不願科學價值而尤其是使個人屈服於某種死板的階級訓練之下；這些都使得我們憎惡。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已經長落拓不羈的個人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自我發揚，自我表現。

一九一一年時期富人們享受的教育，已經講得太多了。現在我們要講一講那時代的窮人們的教育。首先要指出的，大部份所講的現在還是在的：強迫教育還不過實行了數十年罷了。英國人對於政府干涉私人事件，有一種天性的厭惡；因此如果與德國比較，英國參加教育競爭（此種競爭指國際競爭，例如海軍競爭，軍備競爭等——譯者）是特別的遲

。十九世紀的大部份時間中，英國教育完全在私人手裏。結果：在一八六一年七個小孩中祇有一個是上學校的。到現在還有活著的人，從來沒有上過學校，還有許多，十一歲就離開學校的。到了一八七六年，初等教育方具有強制的性質；此後，也在不斷的進步中。但在一九一一年，一切上未充份進步。在許多學校裏的初級教育，還是被認為很低級的事

情。一個用了如教練軍費的方法的教師，在對五十至六十迷茫的小孩們，灌輸着讀本，算術，以及英文法，大家稱在一個暗了的房子裏，看去像牢獄，實際也是個牢獄。那時剛採用醫藥檢查制度。但沒有餐廳，沒有健身房，除了一小片難看的地灘青天井外，何例並無操場。這種教育在每人十四歲時就必須終止。但是在些城而，有一層歷史悠久的中等學校，情形就不同。對於下層的中等階級，供給一種便宜的教育。至於如目前的國立學校，普通的供給中等或高等



教育，不收費，或收費極低，此種制度在一九一二年，還在幼稚時期，它不過是從一九〇二年的教育法(Education Act)才開始的。雖然當時徒弟制度方式的技術訓練，除了少數高級技術工藝外，都已經破壞，但技術專門學校仍然極少。目前在英國工業城市中存着的巍巍然大學校，當時尚在試驗的初期。但倫敦大學已存在了七十五年。在內部講，它是爲中等階級而設。但它的對外的考試制度，使英國各處的窮人之子，也可以得到學位。除此而外，牛津劍橋那時還獨佔着英國的高級教育。當時在一九一一年，勞工階級的優秀子弟也有機會入牛津劍橋，但是人數少而且孤立。因此也很痛苦，並非是有什麼人故意對不起他們(英國的孔子主義禁止如此做的)，而是貧富子弟之調整也有相當困難。他們漸漸的有一種自卑心理，或者是諂媚的模範統治階級子弟的舉止，或者往往是粗率的拒絕接受牛津大學所教導的一切。

上面所述就是當我是學生時代的大概情形。我也遇到過外國人，他們以爲英國現在還是如此。他們是錯了。在過去三十年中，英國教育已經發生了靜默的革命；我想此種革命的政治果實，在將來數十年中，必可以看到。我也不過能夠敘述若干顯著的事實。試以牛津大學開始。

一九一六年我離開牛津時，情緒是紛繁的：一方面愛慕我在牛津所參加的智識生活，一方面又感到解放，因爲脫離了一種做作的社會。此種社會以外面的店舖工廠煤礦毫無關係，好像是放在玻璃盒子底下，與世間隔離，裏面呼吸着特製的空氣。所以我二十年後回到牛津大學的時候，當時不無躊躇，不料那玻璃盒子已經被粉碎了，新鮮空氣也進去了。

這種變化一半也因爲學生與教師的社會成份發生了變化。現在牛津劍橋裏面，窮人之子，已司空見慣，並不是個例外。牛津劍橋各學院每年有入學獎金，是公開競賽的。最近幾年來，此種獎金有百分之二十三爲曾在國立初等學校畢業的男女的窮學生獲得，尚有百分之三十七爲國立中等學校的男女學生獲得，亦即低下的中等階級。祇有百分之四十分爲統治階級的子女所得。除了此種學院獎金外，尚有其他各種的公衆援助，國家獎學金，地方當局獎學金，捐贈的學校等。這些都是窮人們的子女們可以入牛津劍橋。總計起來，這些古老大學中，全體學生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受公共津貼資助的。因此，牛津大學裏的窮人之子，也不再要防備別人的欺凌了，他可以與其他的人并肩而行，充分享受大學的生活。牛津已不是一個階級的大學，而是個真正的全國性的大學。在以後二十年中，這件事對於居於領導地位的智識階級底構成和展望的影響，將日見顯著的增進起來。

英國文化已對新的階級開放與此并行的，就是現在不斷的發現一種新型的教師，他比較三十年前的教師，更能了解大學底社會作用與社會責任，他能夠以更廣泛的社會眼光去說明社會問題。有些是從國立初等學校奮鬥出來的；據估計，劍橋大學現在有三分之一的教師是屬於此種典型，其他是統治階級出身，但拒絕了統治階級孔子主義的。我所認識的有幾位最能幹最有錢的革命者是曾在所謂公立學校受過教育的，尤其是如孟却斯德(Manchester)伊頓(Eton)這種最古老而有名的學校。

牛津方面的另一種顯著的社會變化，就是性的歧視，完

全消滅。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大學裏已經有女學生了，但是並不歸屬於大學。她們沒有學位，幾乎不參加一切的大學團體。聽講的時候，男女分開坐的。男女學生會面，照例總有老嫗在場。沒有男學生想聽女教員的講的。現在幾乎一切都廢止了，但尚有若干男子獨佔的事物屹然存在着。據我所知道，有一位老教師，他決不與女同事一起監考的；學期教師聚餐，有女教師在座，他決不參加。他所參與的戰爭，早已失敗了。但是，正如成語所說，一個死去的鴨，嘴巴還是堅硬的。牛津還是一個被人遺棄的主義和愚謬的信仰寄託所；這是因為牛津尊重個人的觀點的，何況這些不合理的信仰底存在也可以增加生活的興趣和變化。

因為有新的階級進入了牛津劍橋，所以牛津劍橋的文化範圍也就擴大了。經典的研究還保持着相當的權威，尤其是在牛津，但是一位君子一定要受經學的訓練，此種主張早已和在中國一樣，不能存在了，甚至於在校認為守舊的牛津大學裏，最多數教師，不是經典教師，而是近代史的教師。對於未來政治行政官的最合時的訓練，已不是老派的經典和哲學，而是新派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自上次大戰以來，對於社會有直接的重要性的科目，在各方面都已發達起來。新的重要的研究機關亦已建立起來。譬如牛津，就新設立了許多，例如農業研究院。心理實驗院，統計學院；此番戰後將專為研究生設立一社會科學院。你們可以看出，甚至在牛津大學，反對「功利主義式的研究」的成見，也已消滅；至於一位學者必須對於當代問題袖手旁觀，此種陳舊觀念，亦同時消滅。在這點上，牛津已與整個的英國民族合為一

體了，其他各大學也是同樣。

統治階級學校的課程，也起了相同的變化。英國公立學校乃是教授拉丁文，希臘文，以及鬥蟋蟀的場所，此種陳腐見解已與事實不符。在這些學校中，近代科目，日見普遍化。我可以說，近代科目的教授，沒有比此地再好的了。而且，我早已說過，這些公立學生，也產生了改革者與革命者。

牛津與劍橋也是如此。最後還有一種重要的變化，也是我回到牛津之後注意到的，就是一般學生的興趣，也有改變。與我的學生時代相比，牛津學生的懶惰，飲酒，做作，如小兒一般的過於重視遊戲等，都比較的減輕了。遊戲本來是盡善盡美地逃避現實的一種得意的方法。在積極方面講。最顯著的就是認真態度的增長。尤其是關於政治的認真態度。過去祇有少數希望從事政治的學生們對於政治感到興趣。而他們的興趣也是集中在聯合社(Union Society)這團體。並非注意認真的討論。而注重訓練公共演講者。重要之點，並非是你所講的內容，更非你的信仰，而是如何的講。現在則不同了，政治的興趣，更加的深刻，更加的普遍。學生的政治化，是有危險性的好幾個國家已感到如此。但是直到如今英國學生們都有充分的知識去辨別政治研究和政黨宣傳，而且明白以學生的地位而言，應當注意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現在一切政黨。在大學裏都有會社的。現在極有意義的事。就是在牛津裏擁有最多會員的團體。是世界社(World Society)注重研究國際事件。而且允許一切政黨的學生參加。

# 教育將為戰後復興因素之一

Alex. N. John 著  
陳維稷 譯

國際教育學院

(一)

在擬具世界和平與正義的計劃時，必須注視三種因素。牠們的重要性和困難是正比的。第一種因素是經濟的；第二是政治的；第三是教育的。這三種中間以教育為最重要和最困難。關於經濟方面，我們知道要建立一種統一性的世界經濟秩序的時間，已經成熟。此後經濟紛亂的局面便不致發生。在政治方面，我們需要建立和施行一種有統一性的世界政治秩序。牠的範圍必須與經濟相一致，牠的力量則必須比經濟更優越，好使牠能夠控制和管理我們事業上的活動。財富的生產和分配須由一共同機構來控制。有了世界性的經濟而沒有世界政府來聯合，會使我們受着一切災難的。在教育方面，我們必須要做到，以充分的控制和支持政治制度，一個政府的内容和素質是依靠牠的人民所受教育的内容和素質來決定的。希特勒的慘痛經驗正告訴我們：沒有一個獨裁制能夠持續的，除非牠可以致他時老百姓去做奴才。同樣的，一個民主制度需要自由思想的人民，才能夠實現的。一個有統一性的世界經濟在統一的世界政治制度的管制和實行中，再加以統一性的世界教育制度，才是合理的。

我們所謂國際統一性的經濟，政治和教育仍然沒有忽視牠們各自的複雜性。今天我們針對着人類經驗的不同和繁雜用統一的活動方式來拯救人類的沉淪和殘酷的侵襲。所以我們使經濟政治和教育經過有秩序的複雜性變成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和教育秩序。這是每一個人的事業上互有關聯的現象。亦是一種努力的三方面的表現。這種努力可用盧梭的話來說明。他說「這種努力可以使人類由無理想和愚笨的境界變成有智慧的動物——人。」

如果，我現在所說的都都很實在的，那嗎，聯合國在計劃戰後復興的時候，將要過着二種很嚴重的危險。第一種危險就在我們的經濟專家根據着一種斤斤自喜的偏見獨自在那兒設計着一種沒有充分世界政治秩序所管制的經濟秩序。第二種就是我們於政治專家亦受着偏見的影響，在創造和保持一種政治組織而沒有充分的大眾教育制度的鞏固基礎為牠們的後盾。假使這種危險不能避免，我們所要爭取的四大自由的結果，恐怕會變成比四大奴役還要多呢。我們的經濟設施亦會失敗，因為他們沒有得着充分的政治上管制和扶助。同樣的，我們的政治制度亦要失敗，因為他們不是源源地建立在民衆的了解和意願上的。屢敗不去，魯難未已，這是今天

我們應該把握時機，方避危險，求得成功的。

現在，經濟的危險是很可以用殘酷的例子解釋出來。這就是說，我們對於一種事業，從經濟立場看，還是選擇私人管理制或者是公家管理制呢。如果我們說經濟的世界秩序已經創造出來了，這便是說明人類的意識或者說一羣人類的意識已經在管制着我們文化圈內的經濟力量。「秩序」在這兒的意思就是「管制」。所以說到經濟力量的運動變得很有秩序了，就是指這兒已經有人在管制着這種力量。同時，他還對這個力量加以研究，加以測量和加以圖解，再經過綜合的工作，便可以求得他所預期效果的實現。力量的本身是沒有秩序的。秩序是一種人類的創造物。於是，我們如果說事業的世界變成秩序的世界，那嗎，第一個問題須要問的就是：「這是誰的秩序？用什麼方法和向着什麼方向，這才推動着？」

爲了這一問題，兩個極不同的答案是可能的。國際事業的管制可以由公家或者由私人可以的。這種行爲可以經大家的同意或者不經大家的同意。這類事業可以屬於大眾的或者是屬於大眾的主人的。如果我們採取這幾種的前一方式，假使世界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是由世界大眾的意志來公判，那嗎，世界政府的成立是無問題的。不是我們現在正面對着一種危險，因爲我們的經濟專家把我們領着向另一方向走去。一個有專門知識的人，常常是觸類旁通的。尤其是聰明而又帶侵略心境的英美企業界的人物。他們會不經過別人的同意，把經濟制度就獨斷獨行起來。通常，這種人是了解他們在做的什麼。他們亦不自命是我們的主人，不過覺得是自然

力的奴僕。現在統治着英美經濟生活的人們都認爲自然法則是治理人類社會的力量，却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們這種自信雖然是不自覺的，但却被他們利用去鞏固和保持他們自身的經濟優越地位。這一類人物，如果不被政治制度所管束，我們所受的災害還要多着呢。我并不反對他們的好意，但我却反對他們明知暗犯的陰謀。我亦不否認經濟領導人的需要，但我却抗議一種自命的和獨裁的領導人的可鄙。不論經濟的或政治的執行機關，必須經過大眾的同意後，才去執行。如果管制不是由公家執行，便是由私人。一個國際經濟現在私人的手裏便是戰爭，將來還是戰爭。唯有在自由的世界政治下才有自由的國際經濟的可能。我們只在一種方法可以避免獨裁制度的流毒——就是讓大眾管理自己去。

第二點，政府的企業有着牠本身的複雜性和危險。如果我們決定用政治來管制國際經濟，從牠那兒產生的問題經過大家的同意再決定。於是，教育上的困難發生了。世界上的民衆對於一個他們的不了解的問題怎樣表示同意和不同意呢？二千年前，愛皮克都司（Epictetus）對於像這樣的問題下了一個定義。他說「國君說，只有自由的人才可以受教育；但上帝說，只有受教育的人，才可以自由」。

第二個危險，對於我們專家設計世界組織計劃的威脅是很大的。世界政府的行動必須經人民的同意，那就要一種世界教育制度。如果我們要求世界上都是自由社會，每一個人就必須認識什麼是自由制度和在某種情形下，我們才可以把牠建立起來。這種國際社會的問題必須請專家來計劃。在計劃的時候，他們須要以學者的態度來考察各的微細問題，同



時，他們還得有廣泛的政治和經濟經驗。但爲着自由的政治政府，這樣的做法還不夠。同樣的問題可以用普通水準去研究。專家的意見只供參考，決定權須交給人民。這就是說做一個世界秩序中的人民必須要多研究一切的問題，而且還要領會和判斷一班領袖人物所說的話。同時他們互相間要有認識和考慮，對於事業要能了解。政治制度只有在發揚和培養基本的意識和目的的時候才可以成功。這一種工作有賴於互相認識，互相諒解的運用——簡言之，普及教育的實施。同樣的一個自由的世界政府亦只有在世界各國的每一個自由男女都能夠從事於研究和選擇各種對他們本身有益或有害的現實問題的環境中，才有實現的可能。不然的話，我們就要招致獨裁制度，隨着這一制度而得來的，除戰爭外，還有殘暴和奴役。

### (三)

如果我們把問題的反面改向問題的正面去看，或者我們從克服戰後阻礙復興工作的方面去看，我們現在便可開始成立一個國際教育制度，充分地可以應付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需要。國際教育學院的創立，外表上雖與國際勞工局相同，但性質上却是不相同的。這一創設系由下列諸項意見而產生的：

- 一、在開始計劃國際建設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把普及教育的設施程序申建立一個有機的分子，特別須要設法教育對於負有國際公民責任和權利的成人。我們須要安然共處，就須要計劃着世界的秩序——經濟的，政治的和教育的。我們

不能實行公道和自由，除非我們教他們怎樣去運用這一切。我們硬把經濟和政治放在不懂得經濟和政治的播種的人民的頭上，這就無異於計劃着世界變亂的再生。

- 二、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教育不僅限於學者方面的智識合作，亦不僅僅在多設幾個大學。我們需要多額的免費生和培養世界公民的觀衆觀念和促成他們能夠團結成一個國際的社會。

- 三、國際教育的初期，大部份是注重成人教育。世界各國的公民必須了解怎樣才是一個國際的公民。同時他們要學習着和運用着他們的意志去創造一個自由的人類社會。

- 四、依民主的意義來看教育的本身是自由的。我們解釋給學生聽的，不是各種問題的結論，但是各種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宣傳或誇大之要禁止運用的。我們要使各國的公民都了解和爲了共同的事業而努力的工作着。

- 五、各國必須採用共同的基本教育。即使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亦應該學同一的課程。例如，美、印、蘇聯、秘魯、日本等國的人都可學習基本問題；採取同一教學方法和同一學科資料。我們必須使學的人知道從天南到地北，同一的人類都在競爭着法律和秩序的保持。他們是學着爲參加這一競爭的。

在上面幾種意見的基本中間，可以把國際教育學院應行採用或不可採用的形式節略如次：

- 一、我們所需要的教育不可由各國分別採用，必須經國際組織來辦理，因爲這應該成爲他們的基本工作的一部份。真實的教育是起於開端。我們不應該放任社會團體的人員隨



# 歐洲堡壘

石公譯

The Times, London April 16 1943

## 工業東移

德國人所謂之歐洲堡壘 (East Europe) 最近製出了一個比較鮮明的輪廓。德國最高統帥部不獨已在其着重點從侵略轉移到了防禦。這條堡壘的形貌也不獨已在歐洲四週建築了偉大的工事。比較更重要的就是德國人所很少提到的一種變動——即軍事與工業計劃之改組。德國(堡壘的外圍之一)境內的飛機工廠停閉的一天，但是在內圍的南德和中歐，開辦了更多的飛機工廠。

## 「牆垣」

最近德國當局會領着德美兩國和中立國的新聞記者參觀堡壘的建築的壯觀部份。領着它們參觀「大西洋牆垣」(Atlantic Wall) 譯大西洋長城。所謂「大西洋牆垣」就是從西

班牙邊境至荷德邊境止那一串控制着所有通到西北海岸重要門戶的砲台。去年秋冬兩季會有千萬名的工人在阿爾卑斯山指揮了下列監督整個的海岸工作着。

據德國當局聲稱，其主要鋼骨水泥工作現已完成，現已用於「大西洋牆垣」的，等於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所用於西牆(沿德法邊境)的兩倍，所建築的砲台，以此抗長期的圍攻，無論那進攻是直接來自海上還是在空運部隊降陸後而來自陸上，都無足畏，總而言之，整個的工作已經「各期」完成。據德國新聞社的報道：「希特勒去年九月所下的，沿岸一帶每人應有避難之所」的一道命令，已經遵辦了。「這些報道無疑地是預料式的，因為在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曾經一再宣布「西牆」已告完成。但是過去數日曾積極工作，現仍在繼續

中。其他各海岸例如希臘南滿，巴爾幹半島和挪威，也都有建築工事的模樣。進一步講，「西牆」也隨時在修理中。一九四零年讓英法德士兵依賴馬奇諾防線的心理的德國當局，現在也由無線電廣和報紙裏空布它們的新口號，「沒有一個德國士兵沒有鋼骨水泥的保護」。甚至在東線，也可以看出這種工作。去年秋季。砲台已經建築到波蘭月荷正在烏克蘭南部更東一帶建築同樣的防線。

## 內圍以內

所有的工程僅在建築外牆。但是在堡壘的內圍裏面也有重要的改變。潛艇的建築仍是佔着優越的地位，對於裝設戰鬥機和從機關車到摩托卡車(自從由各佔領關切掠來德卡車已經漸漸地用壞了以後，德國對於卡車的需要，頗為迫切。)的各種快速運輸車輛以及重建各被炸工廠都予以同樣優先的機會。

更顯明的基工業東移的趨勢。尤其自從德國接收法國未佔領區，及英屬在北非大捷以後，德國即已停閉其

在法國的飛機工廠和製造精確機械的工廠，而利用斯洛芬尼亞，哥羅提亞與匈牙利各地較新的工廠。那些地方有豐富的水電力。和錫可供其藏在山地裏的工廠之用。幾個月以前也會擬把德國西部的工廠同樣地遷移到東部，從它徵募勞工一事也可看出同樣的趨勢。目前速同戰俘在內共有工人六百萬名在堡壘內圍南德和中歐一帶工作着。

### 對於附庸國的賄賂

另一方面可由德國對各被奴役人民新近表現的寬容態度以及允許的公平待遇，看出同樣的防禦作用。德國對於它所會招奪過的人們，現加以撫慰，這種態度表現於巴爾幹方面各盟友而實為附庸者更為明顯。德國因顧慮南巴爾幹前線的安全，已突然開始將各種供應品送往保加利亞。實際上保加利亞似已取代匈牙利變成了最惠國。當義大利與其他盟國正感缺乏之時，德國最近竟以一萬噸的糖和四萬噸的裸麥送到保加利亞並以其物品源源接濟——這顯然是保王維利斯

聘問德國所得的結果，據德國方面消息，維利斯曾應允希特勒它將為保衛南巴爾幹前線而戰。

德國也給了羅馬尼亞同樣的賄賂。德羅兩方消息都說安多尼斯與訪問希特勒以後，羅馬尼亞已允為保衛南巴爾幹前線而戰，但是它的交換條件是在戰後須滿足其領土要求。德國海通社曾經用了一種很古怪的語來形容德國疑羅馬尼亞對於軸心的忠誠，據云，希特勒與安多尼斯的會晤是表示「美國對於那些願意背棄歐洲的國家所將給予的資助」已經被拒絕了。英國和它的盟邦認為攻下歐洲堡壘是一樁艱鉅的任務。但是後邊還有很多的事正在進行着。例如：東線方面人員損失的慘重；已經為戰爭所苦的人民的勝利希望日漸減少；德國經濟生活的脫節。工廠停歇者日多，有時甚至黨務人員以獨斷方式決定的——所有這一切力量對於德國人民都有影響。也再沒有什麼方法比英國皇家空軍在外國日漸增加的支持下的轟炸效果更為厲害的罷。

## 本刊第二卷第五期

### 文藝專號 目

- |     |           |
|-----|-----------|
| 聞一多 | 茉苡篇       |
| 朱自清 | 新詩雜話      |
| 季廣田 | 談創作       |
| 祖文  | 關於語彙的一點意見 |
| 楊振聲 | 荒島上的故事    |
| 邢楚均 | 古堡        |
| 馮至  | 山水集後記     |
| 錢 誠 | 山居        |
| 馬逢華 | 地圖        |
| 何 揚 | 自畫像       |
| 劉北汜 | 夾谷·上樓     |



# 下一次的攻勢

The Times, London May 7 and 8 1943

## 一 突尼西亞大捷之後

蘇聯的抗戰已造成在大陸對軸心發動攻勢的可能性，牠牽制着德國三分之二的陸軍，將近半數的空軍，純粹附屬的大批兵力以及德國軍事及工業資源的一大部份。如果英美要想在最近將來以軍隊在歐洲登陸，這一因素必須繼續存在。如果沒有蘇聯，甚至如果蘇聯被打擊到希特勒時所希望的程度，則英美要想建立進攻歐洲所需的力量，恐怕非歷數年莫辦。在研究早日發動攻勢的機會時，我們必須假定蘇聯能以牽制與前相同的德國兵力之方法，協助這一工作。幸虧這還是完全合理的假定。

## 西西里與撒丁

現在無論我們的友邦還是敵國，目光都轉注於西西里和撒丁兩島。這

是我們明顯的目標所在。戰略家在可能範圍內，自然希望明顯的目標，但是這些明顯的目標也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西西里和撒丁成爲明顯目標的理由是很強有力的，即令我們不把牠們用作進攻意大利的踏足石的話，這種理由也還很充分。我們佔領全部北非以後護航隊自然較前容易通過地中海，但是牠們仍將在西西里海峽遭受危險的攻擊。盟軍佔領這兩大島之後，德國增加在一個區域作戰潛艇數目的明顯意圖雖不容忽視，但地中海終可成爲安全的路線。

## 義大利

一般人差不多都承認盟軍的次一目標爲義大利是必然的事。以義大利爲目標有利也有不利。牠也許是最容易到達的目標，如果給予征服，則美國大轟炸機的重轟炸機都可以運到那

裏去，利用由地中海東部諸地域攻道蘇聯士運河運來的燃料，出襲由英國起飛最難到達的德國東部及奧地利境內諸目標。阿爾卑斯以南的一切德國空軍根據地都將跟着入於盟軍之手。義大利艦隊也不復爲一種抵抗力甚盟軍可渡過細得里亞海攻入巴爾幹，同時在另一側面可以進攻法國。

反之，如果德國決定使用必需的資源，保衛義大利的話，則征服義大利將爲極困難的工作，德軍如有十師開到，便可以振奮意軍的殘餘，使他們爲保衛本國而戰，成爲足夠強大的兵力。縱令意大利全土都被征服，盟軍仍將遇着阿爾卑斯山的障礙，在阿爾卑斯山背後的德軍仍將完整無損，德國仍保有在德工作的意大利工人，原來由義大利輸入的最有價值物資，且可以無須再耗費資源和火車的運輸能力，以大量煤、鐵和油類供給德國。總之如果我們沒有考慮到盟國的資源是否足以進攻另一個更難克復的敵人，我們實不能考慮以義大利爲目標的適當與否。

希臘

在希臘取得立足點也許比進攻義大利更屬可行。這一國家並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但這並不是人從這一國家再走出去也很容易。這便是反對進攻希臘者最有力的證據。希臘是我們的一個友邦，其人民對於盟軍將熱烈歡迎，且將協助空軍轟擊迫他們的強暴者。她和南斯拉夫接壤的邊境很長，而南國方面也有許多希臘盟軍。希臘的民衆——實際持有武器者已以千數，但基於這裏除了越過廣大的山脈障礙或取道得利那，發達爾，摩拉瓦和斯特盧馬 (The Drina, He Lav Ray, He Aloyava, He Styring) 等河的崎嶇峽谷之外簡直得不到什麼地方去。

### 山地戰

在討論「山地戰」時，我們有時會忘記，大多數的山地戰役本身都沒有什麼目的，只不過想藉此突入平原地帶而已。例如在法國對於此義大利的多次進攻當中，決戰都在由米爾和波羅到巴多瓦 (Padua) 和拉溫那 (Ravenna) 中間的波河平原進行。同樣，

我們對於希臘，河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所屬馬其頓區的大山障壁，也不必過於把牠們當作戰場，而須把牠們視作必須穿過或須設法避免的障礙。這些障壁除了取道里海在瓦拉幾亞平原 (Wallachia) 沿海岸登陸之外，簡直無法避免。在另一方面裝甲部隊和飛機雖然沒影響山地戰的原理，却已增加了迅速通過的可能性和一般行動的速度。

### 多瑙河流域

從同盟國的觀點來看，巴爾幹各國使盟軍得到進入歐洲一大平原——多瑙河流域的機會，這一平原在過去曾經是許多決戰的進行場所。不幸的是，多瑙河流域又被隔瓦拉幾亞和匈牙利兩平原的困難障礙——(Oron Gorge) 分而為之。

### 其他平原

能使盟軍更迅速獲得決戰機會另一平原便是伸展於法國北部和德國北部之間的地帶。這一平原沒有山脈拱衛，由盟國在歐洲的主要根據地——英

國可以到達。在其西邊登陸的工作可得到戰鬥機司令部轟炸機司令部的全力協助。但是第一步必須克服大陸上最堅強的海岸防線。其後便會遇到「西牆」和萊茵河。而且如果這一區比巴爾幹更易進入的話，德國後援部隊的到達也可以更快。

義大利，巴爾幹和法國北部，幾已完全消滅了進攻敵陸的可能性。惟一的次要目標便是挪威。完全征服挪威對於世界大戰不能發生決定性的效果。各種有關問題的性質將留待下節詳細討論。

## 二 歐洲的內外防線

### 沿海防線

從挪威的北角愛琴海，敵人已很忙碌地建立大西洋岸和地中海岸防線工事。這並不是新的工作；德國軍隊在一到這多維爾海峽附近的法國海岸之後，便立即開始建設防禦工事。但自從戰局開始轉變為於軸心不利，抵抗盟軍進攻歐陸已有一種預防措施轉變為迫切需要之後，這一工作更加

緊要行。目前最強的防務或許在荷蘭，比利時，和法國一帶，尤其是由英法起飛的軍艦戰鬥機所能到達的地帶為然，但是西西利的防務也幾乎可以相形一道的防務相比。其中包括有水中的佈雷區域和海灘上的地雷陣地，防護週密的沿海防大砲，極重高射砲，鐵絲網，抵禦坦克的障礙，公路上的障礙物，陸液機關槍陣地和戰壕。

德國人對於這些防務的實力並沒有力守秘密，且反而違反常道將情形讓各報記者曉得，其目的僅可以說是在慰本國人民及其附庸國，其次要目標便是讓同盟國也獲得一種印象。這種防務建設得很徹底和嚴格可無疑義。沿海防務的最重要據點都可以發揮極強的抵抗力量，要想攻陷，代價必然很重。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歐洲海岸的長度，便可以曉得德國所宣傳的沿海防務海岸線有連續不斷的堅強防禦工事一說未免過於誇大。在最脆弱和最容易進入的地方，工事也許建築得很強固，其他地區則必然差得很遠；至於說全部海岸線上都有連續不斷的工事必非事實，雖然其中大部份恐怕都在海防大砲射程之內。

### 內防線

沿海防務構成了外層堡壘線，另外還有一條內層堡壘線，並不能拱衛法國或德國的名義上平等夥伴意大利，而能拱衛牠的下手夥伴匈牙利。這一條內防線是萊茵河，里森林，阿爾卑斯山，提那利克爾阿卑斯山 (Ticino Dinaric Alps) 巴爾幹山脈，喀爾巴山，以及蘇達戰線後方的幾處人工防禦系統。如果德國被驅入這個圈子裏，牠仍能繼續作戰。但是進攻軍隊如果能在法國西部或意大利，或希臘（最好是其中兩處）並獲得強固立足點，必可加強對於內防線的威脅，並獲得從事奇襲的機會。

### 戰術上的後備部隊

這些防禦，無論是天然的，或是人工的，都很堅固，但其價值大部份要看戰術和戰略上後備部隊的實力怎樣以及可能用以協助作戰的空軍實力如何而定。每一處防禦陣地等於一張皮，即令是一張厚皮——即很深厚的陣地——也可以在相當短的時間內穿

透。戰術上的後備部隊應負封海灘的職責，戰略上的後備部隊必須用以擊收敵方的強力進攻並將其驅退。戰術上的後備部隊必須以二對一的比例充實沿海防線上守軍的實力。在緊要情況下，少數由其他地區調來的海防部隊，也許會被用作戰術上的後備部隊，但他們實際上是要緊部隊，所用的武器大部份都是高射的，所以除了調動他們有某種危險性之外，利用他們作戰的規模也很有限。當我們開始測量德方所守海岸線的長度並想到扼守這海岸每三個人當中必須有兩個人是駐在後方重要據點的機動部隊時，我們便可以看出德國所處地位雖極強固，但抵抗盟軍進攻，問題也決非容易。

### 戰略上的後備部隊

至於戰略上的後備部隊問題，英國因為距離相當短，所以問題比德國單得多。德國的戰略後備部隊也許須由萊茵區調到意大利南部，而且在法國仍受威脅期間，這些部隊不能都調到南方去。況且現在駐在德國本土的

軍隊決不是一定完全和駐在前方的軍隊那麽富於機動性和裝備優良。防禦工作至少大部份要看德國戰後備部隊的實力及其部署怎樣。盟軍的最重要工作之一須爲以巧計，擊東德西和阻斷敵方交通線的方法，限制敵方用以在具有決定性據點作戰的兵力。

### 進攻和航運

在進攻中最大的問題便是航運問題。博盟軍進攻法屬北非時，所用的船隻便有二百萬噸，等於四千噸的船隻。按照登陸軍在遭遇抵抗時的需要裝運兵員和物資。這是最不經濟的辦法，因爲在完全合乎戰略的行動中，給養的裝載更繁瑣得多。裝備大部份都裝在形式便利的箱子裏，由工廠中運出來，到了船上可以打開，以節省船艙內的空間。一切聯合作戰都牽涉到裝貨技術，而且每一次進攻也必然是種種聯合作戰。反之，由任何路線進攻大陸現在都無須經過在北非登陸軍隊所經過那麽長遠的海程，因爲現在已經可以由更接近戰場的物資存儲根據地出發了。

航運方面必有損失，也許是很重要的損失。但是我們似乎沒有理由說。大部份船隻爲什麼不能往返數次。如果一切工作進行都很順利，而且我們已經獲得深固的立足點，並有一處以上的港口可以利用的話，戰略性的裝運至少在其後若干情形之下可以實行。護航工作必須嚴密和週全自然用不着說，但是較短的距離仍爲一種有利的因素。

### 空中戰略

再次還有第三種因素——天空，即表示在海洋上的空軍保護，登陸時對空中保護以及海濱和交通線的不斷獲得保護等。從這一觀點來看，最適當的登陸地點是可以利用戰鬥機掩護的地點。在不能利用戰鬥機掩護的地點，必須利用航空母艦，直到佔到飛行降落場所爲止。但是許多同盟國的目標，雖然不在戰鬥機掩護的航程之內，却在他們能夠飛到時距離之內，指只飛去而無須飛回來的距離。這種情形之下，在陸上部隊所佔領的機場可以應用之後，他們便可立即一直飛到去。在佔領這類機場以及在跳越到敵方海防部隊的後方時，空運

部隊擔任一部份工作。德國戰鬥機的實力在西線以及在地中海方面都極強。目前敵人雖然不大使用轟炸機來襲擊英國，但是他們決不是在西線沒有充分的轟炸機實力。顯然他們希望把這些轟炸機保留起來，以爲對抗盟軍登陸之用。應付敵方這種戰術的最好方法便是盟軍登陸之後，須能迅速建立新的空軍根據地和空防，這惟有以最精細的準備才能達到目的。

### 決定性因素

我們對於進攻歐陸的若干決定性因素業已加入討論。我們不能說這一切目標那一目標更有可取之處，因爲這完全要看雙方的資源和部署如何。但是我們却可以說，與如資源因素絕對有利於盟國的話，法國北部的將爲最好的登陸地點。在敵人眼中看來，戰術性後備部隊是很需要的。假定這一後備部隊的實力有四十五師，敵人又能從蘇聯前線再抽調十五或二十師兵力的話，全盤情勢必將改變。那時盟軍或須逐步緩緩前進，最先在義大利南部佔取立足點。同樣的方法也將適用於空軍方面。可是爲本文所示，這一問題決不是無法解決的。目前敵人的力量剛好只夠保衛他所控制的區域，但最後必將爲其能力所不及。



# 科學與世界團結

Vandimar Schmidt 著  
黃 席 羣 譯

## 建議設立世界科學委員會

自從必須對德義日三國作戰以後，我們就知道我們是爲自由和民主而戰。繫於這次戰爭的還不只此。但沒有人一再地向我們申述我們是爲着一種文化而戰——因爲有民主主義才有這種文化，這種文化根本是科學的和技术文化的。這種文化是文藝復興和十八世紀自由主義的產物。那是蒸汽機、電機、航空、四月橫渡大西洋的郵航，煤脂化學，汽車，活動電影，印刷的書籍和期刊，人造絲和塑造術所形成的一種文化——也就是各工業國家所公有的財產。落後的國家想待着它，因爲他們知道現在整個進步觀念是用科學與技術學來表示的。人類曾經爲着宗教的原因而作戰，從沒爲着科學以致于互相見。人類的道德跟着經濟度與社會環境而各不相同。但是科學的真確性和程序有論到那裏都一樣。懷德海曾經說過，自從得到了科學態度以後，便使人類的眼睛發生了空前深刻的變化。政治家還沒有盡量利用科學促成世界的團結。

國際軍隊所維護的和平是武力所維護的和平。比武力更好的是一個一致的理想。彼此在文化上隔離甚遠的國家，像中國和美國，阿比西尼亞和英國，埃及和瑞典，希臘和加拿大所能一致同意的唯一理想便是科學家所抱的理想。宗教宣傳四海皆兄弟的理想，只有科學能實行。平時曾二十五萬

有左第一流從事研究的科學家參加國際會議，從不同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信仰。這些受過高等訓練的男女科學家就是形成將來物質世界的人物，他們所得的工作報酬平均還趕不上美國一個泥水匠的收入。他們隨意把他們的智識給予人類。他們曾經表明可以爲一共同的目的：根除偏見和憤怒，處處爲着人類和宇宙設想，所以我們在本文中建議，仿效試組國際軍隊以應付侵略者的辦法，把研究工作，組成世界的規律，培養科學和技术，存心將各國提到一個高的經濟和智識水準，並以科學家所共有的客觀眼光給予一切的人。在我們獲得威爾斯和其他人士極力主張的世界國家以前，必須有國際合作的經驗。從科學比較從政治裏面容易得着這種經驗。

採取這種途徑的迫取原因在於科學和技术學的社會影響。爲什麼今日的世界在經濟上已經這樣團結以致於某一國裏所發生的危機會影響到幾千英里以外的其他各國呢？僅僅是因爲科學和技术的進步！那種進步已經使石油，錫、鎢、樹膠，錫以及其他一萬種的原料都變成在戰時與平時不可缺少東西。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已經由於科學家工程師的成就而被破壞了。從前我們只覺經濟上有缺乏之感的，現在却有富裕

之感。我們現在都談論計劃盡量利用世界上龐大的生產力。但是西方的各民主國家還不曾將研究工作併在任何經濟的或政治的世界計劃中。

經濟家之流也不再堅持亞當斯密的放任主義的學說——這學說是根據其相信自由企業和自由競爭以及一假定的「自然序」的期望。就好像供求「律」的自然作用一度被人假定可以調節價格以及貨物的生產和消費一樣，也曾有假定科學和技術學的自然演進是不可避免的。各種發現和發明的確可在不定的期間並以不定的方式出現。在西方，只有工業的試驗室脫離了放任的原則。它們已經顯示研究將發生結果雖難於預測，但加有適當的組織和指導，科學必能更確實地達到它的目標。

科學家最近才開始了解「為科學而科學」的舊公式已經失掉了它很多的老效用。幾百年來他們沒有明確的階級目標，也不會感覺到社會的效用。顆星，一粒原子，一種壓力下的氣體，一個微生物每每引起一個有趣味的問題，某處竟有一個專家在埋頭研究而且很幸運的可以找着一個慈善家給他付研究費用。因為這樣緣故，所以各種物質科學除去農學和醫學以外，都勝過了生物科學。利權和軍事利益在化學和物理不生物學。祇有馬克思主義者大胆地擬定了一個由社會來利用科學和技術學的大規模研究組織的國家計劃，但保留一種條件即科學家必須承受辯證唯物主義的社會哲學。

假定我們從國際的立場來組織科學。訂下一個長期的有伸縮性的研究計劃，由參加的各國共同捐款來資助各部門的試驗和調查，支持那些落後的科學，並且只有明智的監督沒

有命令。大致是我們或將加速科學發現的進度並使人類團結的大業有迅速的進步。

實行任何這類建議時所須接受的條件，就是科學已在其下有最優發展的一些條件，換句話說，即在研究方面，在國際行動與溝通方面，以及為全社會的利益而應用那些發覺的時候，應該有極充分的自由。第一，我們應當設立一個世界科學委員會，由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組織而成。這些公認的領袖人物不得超過五十歲。他們的待遇應與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萬俵那樣豐厚。他們服務的年限不得超過十年，以便有充分的地位留給那些仍處富有年青人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人們。所有各國比例地遵照其戰前的國家預算，捐助款項給他們去支配。大概只要捐助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五的款項就足夠了。

這委員會應當充分地知道它的社會功用，意即專心致志鑽研探討那未知的真理而不會想到利的問題，但是深信那直接的物質利益與非物質利益自然隨之增加。該委員會不獨由它自己所支持的各試驗室來供它使用並須借助於各大學各工業團體和各國的試驗，這距離支配科學的程度還遠着呢。將來不會有一個大的研究所容納着千百名的化學家，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在一個科學「統帥」或一個專家委員會領導之下工作着，只有一個指導機關去擬訂一個偉大的研究計劃包括一切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由委員會根據不營利的合同基礎將各種計劃指定給世界任何部分合格的人們——這是我國科學研究發展局在改良此次戰爭中陸海軍所用的探照燈，信號和各種金屬時所用的卓著成績的一種方法。

這大規模研究所的費用一定很大，比維持一個常備陸軍和強大海軍時的財政消耗，實在渺乎小矣。如果我們打算加緊研究物質，能儘，細胞和醫學，那麼一個管理得當的會的組織每年不但消耗幾百萬元，還會消耗幾千萬幾萬元。從便是反對世界聯盟等建議的國家，如果贊成這樣的科研工作，自然可以得着一切的利益。我們需要理論科學家，製造家，工程師，發明家，醫生和農夫可以適用的新穎可行的理論和發現。

再談一談從國際立場組織的研究工作應該做點什麼。對於風痛症絕無所知實在是一種恥辱。目前的治法純憑經驗。癩症亦復如此。至於一塊牛肉何以變成骨上，腿上和各種器官上的膿瘡，我們所知道的也很粗淺。如果父母是處眼晴短鼻子何以子女們會有這種遺傳呢？遺傳家僅能作部分的解答，但是他們不能夠從美國人口中找出那一千八百萬舉着癩痢病並且如果擇錯了配偶便會生出不良的兒女的人。為什麼血清和牛痘苗可以抵制某些傳染病？這種作用明明明白是化學的。究竟是那一種化學品才如此有效。我們就說不知道。

以上各種問題並非常急須答覆。但是一個從國際立場組成的研究機關，如果有完善的計劃和充分的經費，自必可以提出各種答案。有且比較在舊式制度下我們所能希望的答案，要早的多。真有答案的話，患風痛的人可免于呻吟。斷定是患癩症的，不一定常是絕症。顯著的癩痢症可以用簡單的方法檢查出來。在消滅和預防傳染病時，化學藥品將取血清與痘苗而代之。

另外有幾十個問題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解決。我們現在仍學從在半月以前預測天氣。專門對於植物的生長程序知道的太少，我們也沒有一定方法改變藥蔬和水果裏澱粉和糖質的化學性質。在化合物的石蠟系中，有三十億種的可能性，其十幾百種是很重要的。因為磁場加速器的成本過高，（磁電

加速器是一種機器可以爆發原子並使它體解我們到現在還不會學會如何利用一滴水裏放出來的能力。太陽黑子與極光和地球確力的關係也只發現了一部分。我們無論到那裏，都遇見這些問題。但是沒有一個世界科學委員會，所以不能有系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於這種費用，該不至於躊躇能？

如果科學研究是從國際立場來組織和進行，其直接的结果必定是智識同盟，最後的結果是政治同盟。因為科學技術學一邊在進步。各國也漸漸的彼此更相像。在工業上，西方各國幾乎沒有什麼差別。蘇聯在技術上有一度很落伍，現在很快趕上美國的工業氣象。因為科學技術的傳播有這種彼此類似的情形，如果更更廣大，更審慎，更有系統程序，確得不能希望有更好的成就嗎。

世界科學委員會的展覽比看起來好像更光明。國際聯盟在政治上已有顯著的失敗，但在利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上却有顯著的成就。國際聯盟科學委員會工作是永遠的。對於醫學思想他大有影響。曾經使像英國那樣的國家考慮供養那些營養不足的人。即使沒有國際聯盟的科學成就做前例，我們還有國際長研究所，以及各合作政府在河海緊與氣象學方面所表現的工作做榜樣。進一步講，有些科學在國際上的組織早就太鬆懈——尤其是天文學。

在準備從事政治同盟以前，我們需要一個實際的合作示範——即表現社會的團結並不是烏邦的種想。這同盟的最後目的是將人類的生物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環境當做整個的來看待。既然科學和技術的功用是了解和控制環境，那麼在同盟既而爭的辦法，莫善於從國際立場組織及進行研究工作，並因而使世人熟知合作。假使這種論據是正確的話，那麼普遍地培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最後定能推倒國家主義所造成的壁壘，這是因為科學和技術學內可發生改革時一定引起社會改革，必須各國共同考慮。





又搶到園裏去拾熟透了的桃子……突然一個拐肘頂了

我立刻打了一個寒噤，我以為小隊長一定又要對我跑步，却不准吃早飯了，與我着臉回頭看時，黑暗中雖然看不清，却已斷定是向學的惡作劇了。於是快在大雨聲裏解放開心弦，觀察那個黑影。

他就站在我的後面，笑迷迷地故意在咳嗽——他常常喜歡這樣，其實這個人，我早就注意他了。個兒不高，年輕，有點歐洲中古時代武士的氣概，一口漢揚話，左眼角上一塊青仁似地小疤，從沒見他爲了丟塊肥皂住住了別人的耳朵，他也不捨着給隊長打洗臉水，只是開了嘴默默地讀小說和名人傳記，尤其喜歡讀當時最風的「高爾基」和「夏伯陽」。也常倚在我所喜歡的佛像下。我們淡淡地認識着，很少說話。不過，我想他一定早就奇怪着我了，因為在打野外的時候，總見我在應杜鵑聲，或對着彷彿大地在舒展得極首的麥田出神，這些舉動會懷疑他疑着我是死了老婆！他要打開這個迷，於是當我又在颯風雨裏沉思時，他借着黑影和我接近了。他可不大的問我的家世，我自然也不好追問他怎樣流浪到這裏流落了，然而久了，我知道雖然他笑時眯起了眼睛，其實他是離開快樂很久的人了；幸虧幽默維持着他活！也許他有一對鋼鐵般的眼睛，曾失之吹噓，然而我常常爲他的眼睛所指揮着。譬如：夏夜快入睡了，我的襯衣沒有扣嚴，小隊長挺着大肚子來用力拍我一掌，他使用眼角告訴我忍耐。雖覺得他有點兒喜歡用東方精神勝利法，他會告訴你「平常要用忍耐去嘗試一切，必要時才用「夏伯陽」的勇

敢啊！」

青年人生命力的表現就是對現實生活的不滿，現在想起來，那時的生活已夠使人感覺幸福的了：黎黃起床，把國旗送上天去，就吃早飯。打野外時，坐在竹林裏聽杜鵑，偷吃玉蜀黍和青皮柑子，熱了穿起白衣服跑到江邊去洗澡，把頭伸進水底可以聽到龍王的車輪響。我的身體被鍛鍊得很結實，雖然腦筋開得快生鏽了，臉上却紅得像樣。然而我仍厭倦我的生活，我更討厭我的大隊長；我恨他那三副不同的面孔：見了上峯只會虔誠地敬禮，和聯珠砲似地答應「是！是！是！」。在部下的面前則嚴肅得活像一尊雷音寺里的金剛；可是遇見他那「最標準」的部下送他一包牛肉乾時，他又是那麼活潑，那麼親暱，簡直就是一位幼稚園裏的女教師。在打野外的時候，衝鋒陷陣不是他的本領，他拿一枝短棒突出野地上的蚊蝶，累得一身臭汗，在晚間點名，他隔着腳步在學生身後，側着頭傾聽他們是否真正在唱上峯最愛聽的「義勇軍進行曲」，還是只在「濫竽充數」；又拚命地把那只有兩條黑縫的細眼，攔得和肥菲菜葉一樣寬，去搜查是有人在暗影裏的小扇撲殺叮在身上的「小妹妹」，他那得意忘形的樣子活像一隻戰勝了的雄雞。

我有點發平騷的脾氣，我的朋友却常常笑我幼稚，用手撕着下唇幾根發硬的鬚鬚：

「不要自己找痛苦！應該和你的生活稍稍離開一點距離，像愛你的情人一樣，只要不作愛情的奴隸，你才會找到真正的幸福。」

他總喜歡用這些譬喻，每次說完了以後便揮朗着眼睛。

有一天又是吃過晚飯准許下山到江岸散步的時間，在鬆軟地一躍便出水的沙灘上，想起前些日子每人用臉盆盛起一盆背上山頂去填那兩方畝的操場，半路裏却又偷着買塊糖含在口裏勞動的愉快，使我們已被壓縮的心彷彿沈浸在愛情裏一樣。他忽然拍拍我肩膀：××：你看那條線，它暗示給我們了！江心有一條直線，這是碧澄的××江和黃泥湯似的揚子江水混合時的一條線，它劃開了清濁。他接着說：我們的艦殼放在操場上，思想却應在綠的山谷里流。這正如一個囚人把着鐵關子在着楊柳枝發青一樣地忘了自己的痛苦！」

我沈思着，他更高興地拍着我：

「改造你的環境，你得先把它認識清楚，更得充實自己，堅定信仰……」

「快樂吧！魯濱孫並不孤寂呀！高爾基的輪船生活我們還不換呢！唔唔！小隊長來了……哈哈！」他看我不回答故意吓我一下。

「你這傢伙！總是拿高爾基來唬我就覺得只有你配作他的門徒！是不？可惜鼻子不高且不彎曲，也沒有俄國人那種腫味……」我故意裝起苦臉的替他擔憂！

從此我的生活有了趣味，我的心潤澤起來了。我認識了許多事物，我看見庭院裏灰色的長尾鵲在江地的黃壩角的乳

這種生活，我享受了許久。等他被編到另外的一隊時，夜裏便只有我自己在那陣裏揮大蒲扇！不過江邊散步時我們還是倚在石欄下見面的。照例問他：

「今天你老師傳了！高爾基！又教了你些什麼？」

又是一個早晨，宿舍門口裏站起隊伍，各人正貪戀着那一片蔭蔭的梧桐葉，暫時逃開火熱的太陽。忽然最使人討厭的一個小隊長大發脾氣，緣捉小偷似的忽忽地從寢室裏提出一個人來：瘦而結實，黑色的圓臉，高鼻樑。

「啊！他……」我驚得在心裏喊：

「你有什麼病？專門搗蛋的傢伙！給我上操！不然，就開起來！」幾日來倒楣的小隊長瘋了似地在跳，頗想立刻收回往日的尊嚴。我一邊心裏在罵「王八蛋」，又在注意着我的朋友他的臉紅轉白了起來，狠狠地咬着唇，眼睛放着光芒，他的內心在衝突了！不過我還放心，因為老師傳了！高爾基——會指導他忍耐的！

「我……病，我死也要請假！我有醫生的證明書，你幹麼不准我？」這才是個霹靂呢！誰也沒有想到一隻脆弱的羊羔，竟敢在小隊長的面前作獅子吼。這個強硬的「頂嘴」，打動了每個被壓縮已久的心。他顛倒地板着淚，是那麼興奮！小隊長却帶着一張死灰色的臉，變成一隻嚇嚇的蝦蟆了。

當大家正在興奮着時，大隊值早官却突然為「周倉」附了體，毛手毛腳，亂搯屁股，又摸摸佩劍，張開了血盆大口：

「反了，反了！趕快槍斃！……」

這時我活像一匹爬在熱鍋上的螞蟻，連連問自己：「怎麼攪的？真當「夏伯陽」了麼？」當兩個衛兵拿着扁担跑上來時，全場上緊張已像漲到極限的汽球了。假如可以剖開的話，你可以看見一羣血球的跳舞！突然：

「殺！」響了一個霹靂，雪亮的刺刀閃了一個影子！你會到火線上聽過悲慘的衝鋒號嗎？立刻全場鍋滾了起來。幸虧大隊長的機智，揮手教趕快帶到操場去，當隊伍被帶着走時，步伐亂得像一羣駱駝，有些人還托起槍來瞄準一隻烏鴉！

我們照例熬着太陽，事情好像就此雨過天晴，在下課的十分鐘以內，我從教室裏拚命的跑回宿舍去看他，他已在「禁閉室」了！「禁閉室」在院東北角冷靜孤寂，我橫越了古樹林和亂石堆，發現一間小小的瓦屋，木板釘死了小圓窗，這裏沒有人聲，蒲公英滿生在沒人走的路上，一種哀愁鎖住了我的心。偶然幾隻老鴉學着故鄉園圃裏轉轉的聲音。我伏在那小圓窗上向裏張望，光明在黑暗裏是多麼值錢啊！我聞着了一股濃厚的刺鼻的臊味。我正要輕輕敲一下窗，却被守衛用鐵臂拉開了，我嘆了一口氣，不知怎的鼻子一酸，我拿出手帕來！

晚飯後，天洒着毛毛雨，我「瞭空」跑到合作社去買了一包點心和幾個水果，藏在床底下，等大家睡覺了進行曲，寢室裏叫出得意的馴聲時，我輕輕地爬下床來。懷着小偷的心情摸起了那包東西走了出來。林外一豆燈光，我踏着亂草走去，銳利的風鼓動着尤加利和矮竹，電線鬼嚇一般，我接近了禁閉室。

「站住！幹什麼？」那僅有的一點光熄了。我停住，低聲：

「是我！到這裏看望人的。」

「來！」黑影裏看不清他是否猙獰着面孔，我遞給

他口袋裏僅有的五角錢，靠山吃山，他把門弄寬了一點縫，讓我最後撫摸一下我的朋友。我把東西塞進去問：

「××！睡了？」

「誰？」我悲哽的聲音，已經使他分辨不清了。

「我是××！」

「大風雨裏來做什麼？回去吧！別傷了風！」他的冰冷的手觸着了我的，接着落了幾滴熱淚在手背上。

×× ×× ×× ×× ×× ×× ×× ×× ×× ××

像一羣受了獵人槍擊的小鳥，我振起翅膀丟下他走了，又在另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在輕性的圈子裏。兩年後，一天突然接到他那怪熟悉的筆跡，我戰慄了，像見了一度親密過的女人。

「××：……我畢業了，我在這裏開始體驗新的人生。警報來了，我寫在城裏，你不知道，那些小偷專門趁這個時候來活動。我還得調查那些漢奸們

放在院裏的大鏡子我真可憐他們……你把你心愛的「高爾基」和「夏伯陽」借給我看看好嗎？我比從前堅實多了，因為我有個秘訣，就是在我附在信內的那張像片的背面「高爾基」的話……」

我寄去那兩本書之後，那大的城市就連續地遭了幾次狂炸。如今當我為一個猶笑着的警衛，要拖我到一個黑暗的小屋去時，我懷念起這個千鈞百鍊的人和他的話，眼前浮現起這個圓的帶一快杏仁似的眼眶的人。

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鳳蕙街

# 園景

辛代

這是一個小小的花園。圍牆很高，牆外那株柳樹可以合抱的老樹，它的頭也比這牆高不了許多。牆外有一灘死水，可以叫做，湖水的旁邊種了一排在這兒很稀見的柳樹。且架得有小木橋。水雖是死的因為是在夏天，雨水動，所以也還清淨。深的地方可有五尺來光景。孩子的當脫了衣服下去浮水。地方因此熱鬧起來。但這並不妨礙小園裏的清靜。頂多，這裏可以聽到一些小孩子互相吵罵的聲音。

小園是屬於這裏一個縣立中學的。天氣熱，學校裏放了假，學生大半是來自田間的鄉下孩子，全都攜行李回家去了。大的校裏就空了起來。只有幾個貧困清靜的教書先生，樂得可以享點「清福」在這裏住着。我剛從城市裏下來不久，也是我和另外一個朋友擺飯桌的地方。

園子的牆上塗的是紅色，當使我聯想起北方古城的皇家宮闈，莊嚴中帶一點柔和。園子裏種得有樹有花草。樹我最喜歡的是桂花和芭蕉。還有脆棗。花有露王鞭，綿桂，紫薇，草薊，鳳仙，狀元紅。桂花正是盛開時節，小園佈滿了它的清香，風來的時候，且會傳到圍牆以外。留多少人停住腳步。

夏天宜靜，雖多添了一層紅紅綠綠的色彩，暑氣却會吹得一切都有點昏沉沉的。並且天好像特別長的樣子。擺一個藤椅，在樹底下看書看花，泡一盞茶，是一件得意事情。倦了時躺在椅子上，小睡初醒，一草一木都使你感覺清爽。有時我那朋友來了，就和他下一盤棋。朋友是山西人，很有雅趣。雖然年紀近三十了，還還脫不掉孩子習氣。喜歡和小動物做朋友，把松鼠放在袖筒裏，和他一同午睡，領牠到小園

裏來玩，同牠說些話。他又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一個小八哥，羽毛還沒有長齊，叫起來聲音也小。起初，他怕牠跑掉，把牠用索鍊拴在樹上，每天喂東西給他吃。不多日子就鬆開了牠，叫牠在這園子裏飛來飛去。人熟了以後只要一招呼，牠就叫着飛來了，落在你的肩頭，手上，或者頭上。有一次牠竟用那又尖硬的小嘴啄我的耳朵，彷彿在說什麼私語。他驟得那騾，那騾小心，顯然是表示着牠和人類的愛，一點也沒有傷害的意思。

八哥一天一天的長大了，翅膀硬了，叫的聲音也似乎粗了一些。每天，我們在天色向晚的時候，在這兒喝點酒，看晚霞，或者聽蟲類的叫聲，牠就飛到我們跟前來了。這園子對牠似乎已經太小了，就鼓翅騰騰就轉上了一個園子。但牠是那麼老實，牠不丟棄我們這小花園，我問那朋友，小八哥會不會有一天要離開我們。

「他怎麼會呢？他是完全地信託牠了，像相信一個最好的朋友一樣。他又舉出了一大堆例子，他自己經過的或者別人告訴他的，證明鳥類可以和人發生怎樣的感情等等。話說過三四天，八哥就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們都有點惆悵的意思。但他却說：「牠一定會飛回來的！」

一天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八哥還是沒有下落。他也因為一點別的事情，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臨走他還囑咐我等八哥回來時寫信告訴他。

不久我走了，八哥並沒有飛回來。有那小花園後來也變成荒蕪的了。

那朋友呢，後來還見了一兩次面，還談到那隻八哥，他仍然相信牠會回來的，然而，一年，兩年，快要有三年了，他的嗓子已經變好幾地方，依舊教書，並且聽不知什麼緣故，他的東西已經變好幾地方，依舊教書，並且聽不知什麼緣故，命運這東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 兄弟之間

呂德申

胡莊是一個很小的村子，點點事情用不到多少時間就會傳得全村知道。胡家老大昨晚回家，但是到吃中飯的時候，全村子已經沒有一家不知道了。第一個發見的是癩頭官。那時他正帶了老婆女兒在村頭水碾裏磨米；傍晚時分他在水碾門口。棉花地裏方便，發見遠遠有一個穿白衣服的人望村子裏走來，起初還猜不透究竟是誰這樣晚了還到他們村裏來，後來人走近了，他才認出是胡家的老大。「蓋福你回家望爺娘來了？」「哦，官顯伯今天輪到水碾？一晌好嗎？」「癩頭忙跑進碾房喊老婆放下風扇出來看時，人已經遠了。他告訴老婆，胡家老大叫自己「官顯伯」，大概已經忘記三年前他們爲田水而爭鬧的事情了。」「嘿，說不定還要送人來呢，他在外頭當了官啦？」他得意地說。

「你放心，有人事也輪不着你癩頭。」  
老婆的話很使他灰心。但是第二天，他依然還是很高興的去作義務官傳，一早起來便各處跑去，告訴人「他回來了，你曉不曉得？昨晚我在水碾親眼見的。」「他？」「他是誰個？」「聽的人腦子不靈活，一時記不起「他」來。」「誰個，除了胡家老大還有誰個啊？」「癩頭眼珠一彈。接着他便加上了許多形容，「當了官，圓臉，銅盆帽，紡綢衫，衛生棒，金邊眼鏡，金戒指，金牙齒，還有洋靴。」其中有些是真的，大半却是他順口胡謔。不過在他想來，一個人既在

外頭當了官，這一切都是題內文章。他心裏還想：「若是我官顯走了運，一定學八人大轎圍家，非討三房四房小老婆不行。」

既有癩頭官，顯作義務官傳，消息傳得自然很快，用不到一個上午，整個村子裏的人都已經曉得胡家老大回來了。有的還特意跑到胡家去張張；他們一生還不曾見過洋靴。大家心懷有一個相同的想頭。

「胡家老大回來了，戲法有得看了。」

唉，出門三年，家裏正安靜一點，這「畜生」又回來了，老夫老妻又要沒有平安日子過了。「所說的「畜生」是罵畜福的話，三年前他做了那件事兒後，村子裏的人就都這樣子用「畜生」兩個字代了他的名字。

女人們所想的略略不同，他們只想到「畜生」的老婆和「畜生」的弟婦。她們以爲「畜生」回來了，老婆又該倒楣了，還有他的弟婦，她怎麼好呢？

三天過去了，日子過得出乎意料的平靜。如癩頭官顯所希望的，胡家老大回家第二天就抱了個四歲大的女兒到處分送「人事」，親近點的送剃刀送茶杯，疏遠點的送「雙喜牌」洋面巾，更疏遠點的送三包兩包薄荷糖。說的話極得體：「伯伯，千里送鴻毛，物輕人情重，不要見外，這是送賀賀吃的。」

大家都奇怪，這「畜生」竟不要臉皮，回家先就向爺娘跑下悔過，又向弟弟陪禮，說千不好萬不好總是自己不好，以前的一切已經做了沒有辦法，望爺娘包涵，弟弟原諒。希望以後一家人能夠過得好好的，不要再給親戚鄰里笑話。話不會說完，老夫老妻哭了，「畜生」自己也哭了。

日子極平靜的過去，爛頭尋思：「壽喜這小子真是膿泡，戴了綠帽子難道就這樣算了？若是誰撩我宜顯婆娘一下，不客氣，嘿……」壽喜是壽福的弟弟。爛頭多少感到有點失望：「畜生」回來，他原預料可以看一看一場好戲，如今却眼看不成了。於是轉而恨起「畜生」的弟婦來，「這狐狸，自己老公不過癮，和大伯廝覺！事情給公婆和老公曉得了，假惺惺的尋死覓活。如今大伯回來，虧她還有臉皮活着！」說完，好像覺得說這樣的話有污自己的嘴巴，便無目標的呸了一口，往門口路上使勁的吐一口痰，又黃又稠。面前一條黃狗跳着，被他一嚇，差點給吐到背上，爬起來抖抖身子，夾着尾巴走了。

老婆坐在搖籃邊給小女兒換尿布，以為丈夫不公平，不服氣：「你也不仔細打聽打聽明白就亂罵人，我聽與全哥說是壽福強姦的，無當初還不依從呢……」

「不管強不強，弟婦和大伯廝覺天下總沒有這道理。若是我媽的老公，嘿……」

「嘿，嘿什麼？你是媽老公你又怎樣？臉皮不要的東西，你且到茅坑去照照你自己這（一）副樣子。我是不高興……若是高興，嚇，還怕你個破「火籃」！」

讓老婆頓搶白，沒有話說了。把煙管在草鞋底上拍拍敲

了兩下，又裝上一筒煙，叫女兒送火籠過來點上。抄了兩口，望着斜對面胡家粉牆上黃昏時淡黃色的陽光一點一點弱下去，心想：「女人總幫女人說話！若是我是狐狸的老公，嘿……」

X X X

那時候壽喜結了婚還不到一年。丈夫常常鬧點小病，事情也極湊巧，天晚上壽福從外頭朋友家聽「唱戲」回來遲了，家裏大門已經上了鎖。他敲門，來開門的不是別人，正是弟婦。這弟婦。這天恰好壽福老婆回娘家去，壽喜也去楓鎮看春戲，說好晚上住鎮上一位親戚處，不回來。可是湊巧去看戲的這晚竟看得意外的不上勁，看了一半覺得沒有意思，心想反正時間還早，不必吵擾親戚，還是回家；楓鎮離胡莊只八里路，到家還不會半夜。

畢竟是看了點戲，又走了點夜路，人已經倦了，回到家裏倒頭便睡，老婆和他說話也聽不見，第二天早上醒時，發覺背下有什麼東西擱着，不大好受，伸手摸出來看時，却是個皮包，裏面還有幾張五元一元的票子。他認得這是誰的東西。他跳出被窩，也不說什麼，不問情由，便拖起剛剛才迷過去的老婆，捉住髮髻，沒頭沒臉便是一頓毒打。

這事情一下子全個村子都曉得了。壽喜把皮包交給父親。父親氣得全身發抖，母親在一旁只是哭。一個小小天井擠滿人，大門口也擠滿人。壽福從此就不見了。

「給我派人四路去把「畜生」追回來，我來管教他，我來治他。」父親氣得跳起來些。「去，去，去，你們給我把狐狸精也拖出來……」

喜喜正跑進房裏想推老婆時，却發見老婆已經高高的吊在樑上了。幸好發見還早，灌下碗滾湯又還了陽。

壽福爺當初火氣很大，口口聲聲說「畜生」，如果找到，非把他活活治死不行。但是兩年過去，畜生一點消息沒有。時過景遷，老夫老妻的心腸却慢慢軟下來了。尤其是壽福娘，自兒子不見後，就開始吃素念佛，見算命先生就算命斷八字，各處寺廟許心願，如果「畜生」回來，全豬全羊還願，甚至自己壽的命減短五年。菩薩却不見靈驗。……

直到最近他們才從一位親戚處得到消息，「畜生」是在某地一位同鄉警察局長底下當書記。老夫妻聞信，馬上請一位舉人本家連着寫了三封「雙掛號密給「畜生」」，每封信的信封都燒去一隻角，（這叫做「火燒信」）。叫兒子火速回家，現在娘正因為思念他而大病在床。只要他以後改過，從前的一切一筆勾銷，不再過問。……「畜生」真的就回來了。

壽福爺靜靜的坐在一把小交椅上，曬裏暖着根長長的湘妃竹煙管，抽兩口便抬起頭望望一旁坐着發佛珠念經的老伴。老伴和自己的頭髮都已經花白了。身裏挂幅觀音的佛像，赤脚，手裏捧個花瓶，插花瓶裏一條柳樹枝子，壽福娘天天念經，早晚祈禱，希望觀音保佑她的「畜生」早日回家。如今「畜生」回家來了，總以為這是觀音的靈驗，所以更該虔誠念經感謝，一早起來淨過手便坐下念，念個大半天才吃早飯，吃過飯又念，這樣一直念到晚上外頭起更。三年前的事情和三年來的一切經過，略略有點亂的又在壽福爺的腦子裏浮起，消失。他覺得有點爽然若失。他想的一切都是前生作下的孽，命中注定有這些災難。老大回家又一市了，老大回

來後老二就成天躲在外頭不回來。他想終究是同胞兄弟，後頭日子正長，萬萬不能長此下去。既然一切都是命，不是人所能為力，過去的就一筆勾銷，不必再提起，只要兄弟妯娌間以後能夠平平安安和和氣氣過日子就得了。於是他決定為兩兄弟辦一次和氣酒，等老伴念完經商量商量看。

壽福娘念完一卷金剛經，起身淨淨手，到門口看看太陽。正想高聲喊大媳婦生火準備中飯，却已聽見後頭廚房裏切蘿蔔的聲音知孫女兒婦聲喊娘的聲音，便不響了。

「喜兒這兩天不曉得躲在那裏，這東西也過於「背鼓」，和他說話他總不聽！」壽福娘說。

壽福爺把煙管在地上敲敲，抬起頭來，「我想給兩兄弟辦一次和氣酒，把壽喜老婆也接回來——這樣老住在娘家總也不成樣子，也趁此給他們兩夫妻和好。千不好萬不好也總是自家同胞兄弟，同胞兄弟總不能這樣過一生。……」  
「我也這樣想。那時節把兩家親家都請得來，再把本家金九公他們也請來，叫福兒當場陪不是。福兒出門時節，我在觀音佛和城隍老爺面前許過心願。城隍老爺面前的可以趁辦酒的時候還，觀音佛面前的過兩市再說；經不夠，還得再念一點。」

這時節壽福從門口走過。

「壽福你進來，爺有話和你說。」

「爺，剛才我碰到官顯伯，我叫他明天給我們打零工——棉花地草太長了。」

「你今天見到喜兒沒有？」娘問，  
「沒有見過。聽說這兩天他都在朋友家裏。」

「唉，這小畜生。」

「明天官顯有空最好了，不過草可以過幾天，明天先

叫他進城去轉轉東西。我跟你媳想請你們兩兄弟辦一回和氣

酒，把你們兩個丈人和金九公他們都請得來。終究是自家入

，大家和和氣氣才好。……喜兒「普救」，……這幾天你稍

稍耐點心才是，免得又出什麼事情，過這幾天就會好的。」

酒照辦得在這樣一個小村子裏，真算很豐盛了。懶頭官顯

幫忙端菜，很費力氣的跑進跑出，張羅這張羅那，滿臉的汗

。……啊，我以為今天爲什麼房裏特別亮，原來是點了「火籃

」廚師開燗頭的玩笑。「火籃還看不上懶脚女人呢！」「懶

脚」女人是指的廚師的女兒。這天兩個丈人到一個，壽喜的

丈人覺得自己臉上沒有光彩，只差這女兒回婆家，自己不來

。金九公他們當然是在場的。

酒吃到一半的時候，金九公站起來說話：

「事情過去已經三年，大家氣都該消了。爺娘都年已古

稀，以後兄弟姊妹間都要和和睦睦，夫妻更要相敬如賓，和

氣。主要孝敬父母，下要給後輩作個榜樣。古語說得好，兄

弟如手足，……。」

壽喜坐在下席，他聽了半就站起身往外走，這時正好

懶頭端了一碗碗的菜進來，壽喜差點把他碰翻了。但是也靠

這阻擋，別人才把他搵了回來。

酒吃好後，兩對夫妻都拜了祖宗，又拜了爺娘。

酒散後，懶頭官顯把一個肚皮裝得飽飽的，一個青布

肚兜解繫了許多，懶頭把比往常更紅更亮。回到家裏床上一

倒，便對老婆說：

「壽喜的神氣我看不對，未必真心肯和老丈和好，日後

戲法一定還有得看。」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田裏稻頭已經倒掛着了。這年雨

水極好，稻子長得特別豐盛，真是粒粒黃金。每家入家的鏟

刀都已經割得亮亮的，等待收穫了。

這天早上，老夫老妻都沒有起床，忽聽得有人打大門

，打得很急。壽福爺忙披起衣服去開門，却見懶頭官顯站

在門外只是抖，嘴唇抖了半天才說一句話：

「壽……壽……壽福……不知……知……結……誰

……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

……裏……裏……裏……裏……裏……裏……裏……裏……裏……裏……

壽福爺忙回到裏面找人時：壽福不見，壽喜也不見了。

註：（一）「土語，固執的意思。」

「火籃」，與說「亮了，亮了。」一個意思

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 怎樣生活

寄 雲譯

諸位要來談「怎樣生活」的問題，我應當首先聲明：我實在太不懂得牠了，我自己就沒有好好的生活過，今後也不見得會有什麼轉變，說得更澈底一點，我甚至於不知道好好的利用諸位給我的這二十分鐘！

某些事情，也許可以用努力為考慮，去好好處置，但生活是一個大問題，不純讓我們預先安排，他好像大庭廣眾之前，表演梵亞錄獨奏，一邊玩，一邊臨時學習，這怎麼能弄得好？除非諸位告訴我：你們所認為的真正生活是什麼？這個問題，實在太難解答了。

「死」當給與某些人一種真的「生」之意義，為一般所謂的「生存」所不能比擬。莎士比亞的真正生活是什麼？是牠的肉體生活呢？還是其永遠活躍於人們心中的生活？是其生前的生活呢？還是其死後的生活？我以為莎士比亞的真正生活，是從他死後一百年才開始，他的肉體生活，只不過是一個胚胎期，剛從黑暗中跑出來，與其以後所享受的精神生活的光芒比起來，只是黎明時的一點微光而已。我們死後，也曾真的在人們心中存在片刻，但較之各時代各國家所謂的高尚生活真正生活，我們大多數是身下即死了，頂多也只活到嬰兒期，相差實在太遠了。從各方面說：民族的生活，是比較個人的生活，要偉大，長久，而重要，同樣，活於人們心中的生活，是比活在自己身上的生活，來得偉大真實重要，這

情形在大教育最為明顯，大教育家常常在其學生生活中，產生莫大的效果，至其本身的生活，并不因此而有所補益，

「死」對於這種人，只是短期生命的了結，而毫無損於其有於學生心中的生活，什麼時候死，死後能否長存，這是每個人所不能預知的，故死後的生活，也正如死前的錢財，每個人都是有希望獲得的，也許我們自己得不到這種生活，但可去享受別人所給與的這種生活，他們的愛，永遠照耀着我們，使我們好像生活在夢想不到的天國裏。

也許有人要說：這只是在開玩笑，強辯，等於將寶石給與需要麵包的人，生活，除非我們能夠感覺到，是毫無意義的，「死」不是「生」，正如「黑」不是「白」一樣明顯。這種反對，毫無意義，我并不否認人們都不願意死的這件事實，也不說人們都能死後長存，我的意思只是說：的確有很多人達到了這種死後的生活，不管他們自己覺不覺得，但我們如此感覺，却是真的，而且這種生活，是隨着文化的發展，而益趨重要，自己不能感覺到的生活，往往比自己所能感覺到的生活，更值得重視。

比方現在有許多大音樂家台上演奏，我們將其聲音動作，都保留下來，到若干年後，再拿出去放映，於是這些音樂家又人們眼前出現了，我們能夠說他們死了嗎？他們的肉體，雖然物化了，但其精神，却如此有勢的在人們心中活潑着。

精神與肉體的成長，是比肉體的死，更為真實，……也許你們要說：這個例子太極端了，但那些藉著書寫說以表現自己的人，也是一樣，我們可以從其所留下來的傑作，去了解其整個人格。

至於說：他們自己不能感覺不能知道，那我不否認，胚胎期的生活怎樣，是任何人所不能感覺不能知道的，死後的生活，也是一樣，但并不因其不為人感覺知道，而失其重要性；生前或死後不知不覺產生於人們心中的效果，是一種更為真實而不變的生活，這是每一個想好好生活的人，所應當注意的。

「不知道」「不感覺」，并無害於「生之為生」，我們所知道的所感覺的，比起我們所知道的所不感覺的來，有如滄海一粟，渺乎小矣，并且所不知道，所不感覺的生活是與所知道所感覺的生活，一樣的真實過去的人，不知不覺在影響我們，我們也將不知不覺影響後來的人。

又有人說：死後我們既然什麼也不知道，那管他活不活在人們心中幹嗎呢？我覺得這只是一種忿世嫉俗的話，諸位試想想：如果你們發現世界的另一方，有人在高高興興讀着你們的作品，你們將感覺到如何純與奮愉快！你能否認這鐵一般的事實嗎？活在人們心中的，確是每個人所企求而盼望的；許多人已真正得到這種生活了，而且在繼續的如此活着，生活在這種世間，只是一個試驗期，藉以打進人心。

然則誰能致此榮譽？誰能永遠活在人們心中？是那些藉勤功偉業以成名的人嗎？是那些自生自死的人呢？還是那些受任聖先賢陶冶的人？當我們閉目靜思的時候，誰最低估住我，誰的成功不是由於對人類偉大的同情與友誼？如果我們要明白我們與時代與人類，就是在一只往海上飄來的破船裏

，也有值得我們去保存研究的東西，有些人好像是動物園裏飽食終日的鳥獸，在科學上固然有用，但不能樹木欲生的握住我們，他們表面上是活着，但事實上死了，這種人不我們所應注意的，我們所應該敬佩的人，是那些肉體雖死，而精神却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使我們日趨上進的人，我們所應當崇拜的人，是那些生吸引我，使我們一想到他，就如置身愛人懷抱的人，他們也是我們所最願意效法的，但我們須問：他們為什麼能永遠佔據我們的心靈？不是由於他們在生前，將整個生活，注入人類之故嗎？他們在失了生命之後，又獲得生命了；我們也只對於我們所愛慕的人，才留下深的印象與記憶。

又有人認為所謂永生，也并不是永久的，像一個幻影，終會漸漸消逝，人們死了，即在不留痕跡與後來的人，作心靈的談話，更無法使後來的人，與之發生共鳴作用，這種反對，顯然也是毫無意義的。荷馬、莎士比亞對於我們的影響，顯然遠大於其對於當時人的影響，我們對於他們的了解，也并不亞於當時人所了解認識的，也許比當時人更能了解他們些，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偉大人物的影響，往往須在若干年後，才更為明顯，從作品中，是比從談話中，文化接近其人格時，誠然，莎士比亞，荷馬，有一天會完全被人遺忘，世界的末日，終有來到的時候，「死」不再是一生之開始了，但無論如何存若干世紀內，他們仍舊活在我們心中的。

我現在好像是和諸位談，「怎樣死」，而不是談「怎樣生」，但在討論生之問題時，誰能不立刻聯想到死的問題？凡死後仍舊活在人們心中的，一定是由於生前曾好好的生活了，如果死後能快快活活的活在人們心中，那麼生前的痛苦，又值得什麼呢？……

(譯自 Selected Essays by Samuel Butler)

# 十四行詩二首

(一)

當然稱道，讓自瓦瓶人面，  
一樣顯露的生活頌再三唱起，  
諷草木般的忍耐，麋鹿般的嫵媚，  
是有些人享過福，有些成過仁。

但聽聽道上的怨聲，思其所以：  
城市與人曾經倒下，背義者的意  
從來未失過它的威力；凡稱霸者  
都得用相當高尚的傳說來統一。

歷史的沉痛與昇平的歌對峙，  
佳境未嘗或有，我們的星珠，  
溫育了初華而中止了的人類。

西方的積極固非，但東方那麼久  
在十八省裏以關山鑿河自許  
的古老民族之消極未見得全是。

(二)

當前方情報的各種儀器  
證實我們的公敵果然得勝，  
我們的城基被突破，  
侵略像新的傳染病流行，

「負義」兒子到處被請客，  
當我們懷念父母生養之日  
讓我們追想所有被棄者，  
今夜在中國讓以想起一位

經過十年的靜中等候，  
直至在母急他的性能盡發，  
一時覺悟到一切無往而不可。

成人者自知天地之恩難報，  
在嚴冬的深夜出來撫摩  
那黑暗裏像大熊吃立的小塔。

謝文通譯

# 遊記

## 歐洲的角落

戴禮智

### 第七篇：荷蘭鄉村略談荷蘭來頓大學所研究的低溫問題

在這山嶺起伏的鄉村裏，我們度過了嚴冬，又重新見到白色的杏花在融融的陽光裏開着。城市裏也許忘記了今天是星期一，在我們此地只有一日和十六日是休息日，每日幾乎是很機械式的工作着，也用不着記那星期幾了。鄉裏人則有幾個場日幾個開日，隔幾天，鄉裏人挑着一些農產品到鎮上去出售謂之趕場。

在這鄉村環境中，也不時回憶到在荷蘭時所見的農村，風車不停的轉着，綠油油的稻田裏積着滿滿的水，小的鐵軌越過整齊的阡陌，實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我歸國的途中，船上的乘客中有一位荷蘭的女子，每天在甲板上誦讀馬來文。這位荷蘭女子，那時遠涉重洋，往日本去會她的未婚夫，預備在那裏結婚。據說荷蘭印度一帶常用得到馬來文而馬來文的文法比較簡單的。以前我們在小學裏念書的時候讀過一個荷蘭愛鄉愛國的童子的故事。意思是說荷蘭土地靠近大海，潮水時時漲起，百姓築堤以禦海水

。有一天一個童子在堤邊行走看見堤岸有一小小缺口，海水洶涌的要從缺口處進來。童子想：「海水如果進來淹沒了土地，全村的生命即將不保。」那時天已昏黑，堤邊又無行人。童子即伸小手掩住了缺口，守候了一個整晚。入夜氣候酷冷，童子身體也將僵木，然仍不稍懈。次日天明，方有行人發現，鳴金集衆，修補好了堤，救了一村的性命。荷蘭（D. Z. de Waard）即含低溫的意義，在民築起堤岸，是化滄海爲桑田。

靠海的安姆斯德丹（Amsterdam）爲出入通商要埠，兩邊是街市，中間即是水道，可載舟楫。

荷蘭女王的王宮即在海牙（The Hague），一座潔白的建築物，外面望去，房屋並不大。我們清晨在海牙街上閒步，見到市民多以各式自行車，代步，街上一羣羣的自行車，非常有趣。那時附近王宮長寬闊的街市上，店裏有賣着女王和女王家族的畫片。此次戰事起後，德軍侵入荷蘭政府已遷往倫敦。



了。點綴海牙的著名的和平之宮 The Palace of Peace 也就  
是國際法庭所在的地方。那天清晨陽光正好，我們無意的步  
符到了這個地方，心裏一陣歡悅，就在門前遊覽了許久。

在荷蘭幾日的遊覽，也沒有記日記，現在已有不復記憶  
的地方。我們坐小火車到了一個小村落名曰法輪丹 Vollema  
日現在手邊沒有詳細的地圖，不能記憶的是我們是否由海牙  
或者是鹿特丹 Rotterdam 坐小火車前去的。法輪丹為一魚  
村，那裏似乎是和城市隔絕了一些。村裏的人的衣着也是非  
常有趣，繫着一條圍裙，穿的一雙木履。他們一進家門首  
，即將木履脫了放在門首。我們在那住家人家的門前走過，  
我們點點木履，說：「你看這一家人很多呢。」那個村落裏還  
有許多古的房屋，房屋裏有古的陳設，和一些老太太穿著古  
舊的衣裳。一些小孩子們見有客人到這鄉村裏來，非常興  
興。我最愛的還是那鄉村裏轉動的風車。在歐洲不能時常見  
到田園風景，所以見着與針出水的田，感覺十分親切。  
。荷蘭來顧 Heeren 大學研究低溫度的問題，就是低溫度的研究  
行。最初以為沒有比冰再冷的，所冰點溫度表或溫度表上  
的起點（即零度）。華氏 Fahrenheit 以水銀溫度表置於冰與食  
鹽的混合物內，水銀柱由零度又下降甚速，華氏即以所達最  
低溫度為其零度的起點零度。現在我們知道華氏零度並非  
不是可以達到的最低溫度。現在我們知道華氏零度並非  
可以達到的最低溫度。由完全氣體定律他我們能夠，或至少  
理論的能夠達到攝氏表零下二百七十三度。攝氏表零度下  
二百七十三度因所謂之絕對零度。  
要得到或測有幾種方法。譬如我們作冰與食鹽的混合物一  
方法。我們將磨着牛乳和糖的器皿放在冰與食鹽的混合物裏  
面，不停的使食鹽和冰好好的因轉動而混合起來，等了一歇  
工夫，牛乳和糖的溶液就凝結起來，這時也不較起初容易  
。再一會，冰淇淋就成功了。氣體受冷，同時又受壓力，可

以成爲液體。當時受壓時，氣體分子距離近。氣體分子距離  
既較近，熱運動也就減少份子結合而成液體。冷氣的液體如  
急流蒸發，可以得到較低的溫度。氣體可以液化，還有一種  
氣氣 Joule 也可以變成液體。欲達到極低溫度與氣體液化  
問題有關。

以在世界上僅有幾處液化的地方：一處即荷蘭來爾大  
學，另一處爲柏林，第三處在加拿大。近年美國加爾尼尼亞大  
學，也專門大學也有此項設備了。荷蘭來爾大學教授溫尼  
Kalmelinth Ganes 用系統的方法研究氣，一九〇八年液化  
氣成功，一九二二年又裝設新機器。因為氣氣以二種貴的氣  
體，在器中是循環的去他會得到絕對溫度 0 一八二度。他  
不但將氣液化，他又想將氣以壓力變爲固體。他達到一二五  
度（絕對溫度），氣仍爲液體。後來他又繼續研究此問題，  
用一大排透抽氣器，氣壓力至 0 一三三公釐，溫度爲  
0 八二（絕對溫度），氣仍爲液體。他不及見這事成功，他  
就去世了。後來一位和他一道工作的，也是他繼承人，奇生  
姆博士 Dikeweg 加爾尼尼亞居然成功了。來爾大學至今以研  
究低溫著名。近年來顧大學 J. Heeren 實驗已達到絕對溫度 0  
，0 四四度，這固然是不過是山德爾上居利公式計算而來  
，與實際相差一些，但也可見很低的了。  
科學家爲真理的不斷努力，真是一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  
華。當時他們將近絕對溫度時，材料的性質發生一個有趣的  
變化，溫尼新發見在絕對溫度 4 度時許多金屬完全失掉電阻  
。Leclaire Pasteur 後來許多科學家繼續在這一方面工作，  
這一支學問現在名叫超導導 (superconduction)。在低溫度  
同金屬不但失去電阻，金屬的比熱 (specific heat) 和熱傳導  
也 (thermal conductivity) 都和在普通溫度不一樣了。低溫度問題是有  
趣，還有以磁性方法發生低溫度，還有研究金屬在強磁場中  
out magnetic field 低溫度時之情況，以往低溫度的研究  
幾全限於來爾的工作人，近年許多地方如美國的研究人士也  
注意於此，美國加利福尼亞專門學校 Caltech 於一九三六年左  
右持此項實驗室 (Cryogenic Laboratory) 據說設備費用並不  
甚鉅呢。

# 阿根廷風土談

John W. White 著  
李強光 譯

當這個進步的二十世紀在它的黎明期的時候，阿根廷還過着從容不迫的滿足生活，除了最接近的鄰邦之外，外間很少知道她，就連她的地理形勢外間人也是很模糊的。

到如今，不足四十年，阿根廷却以近代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姿態自幽暗之中崛起為世界卓越之邦。本世紀首二十五年之間，阿根廷成為糧食生產最多的國家之一，尤其是肉類和谷類，遂躍居國際經濟重要的地位。

阿根廷有富室三千，在南美洲是唯一有着一個生活相當舒適的中產階級的國家；但如的人民有十分之九是貧窮的。

如同所有的西班牙語國家，阿根廷的極富與極貧之間有很廣的距離。以言富者，生活是安逸的，物價是低廉的。即使對貧者，貧窮也不致使人遭受如氣候陰寒的地方及食料缺乏或得病的國家裏的那種困苦。

最窮的工人也買得起一塊牛排骨和一個小的好麵包做午餐，因為那塊買來自己烤的牛肉僅需阿幣兩角（美金九分），那個麵包僅需五分（美金九分），再破費兩角，他就可以喝到一品脫的紅酒。

阿根廷的窮人住的房子不好，穿的衣服不足，其他方面也和世界各處的窮人差不多，但很少操儉，縱使是最窮的人也無在陳之嘆。

在政治上佔重要地位者與其說是阿根廷，無甯說是布宜

諾斯艾利斯更為恰當，這個大城傲立於巴姆巴斯 Pampas 平原的邊緣，城與平原相距極近，事實上在若干地點往外開的火車和汽車還未出城就已經馳騁於平原之上了。

可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生活和阿根廷的生活相隔至遠，就像在不同的大陸之上。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臉向著歐洲，向着巴黎，却把背對着內地，而供它以精力及生命之血的正是這個內地。

布宜諾斯艾利斯人過的生活和紐約人的生活毫無二致，不過布宜諾斯艾利斯人過得更為悠閒而已。他們赴雞鴨尾酒會，打橋牌（Bridge），愛看電影（夜深一點鐘始散場），愛睡晚覺。而那個無垠的平原就在它的城門邊兒，那裏疾馳着的騎士們到如今還以里格（Miles）按一里格約等於三英里）來計算距離。

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世界最大最繁盛最華麗的城市之一。據一九三六年該城建立四百週年紀念時候的戶口調查就有入口二百三十八萬八千六百四十六名，它是世界第九個，亦道以南第一個，美洲大陸第三個大城（美洲大城第一為紐約，第二為芝加哥）。它又是第二個最大的拉丁城市，僅次於巴黎。一九三六年的戶口調查僅包括在城區住宿的人，在城區工作而住在四郊的一百多萬人尚未計算在內。據估計，住在大布宜諾斯艾利斯區者有四百萬人之譜，幾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

今日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除了語言之外沒有什麼西班牙或「南美」

風味——沒有浪漫景色，沒有兩小時的停業晝寢，沒有小心保存的舊日殖民時代的遺蹟，布城已經毫不留情地拋棄及毀滅一切足以使它憶起曾經有過一個從前的東西。在那時它簡直就不是今日那個飽經世故喧嘩吵鬧的大首都。

尋常，每年有海洋船九千艘及江河船六千艘進港，經過的貨物幾達一千萬噸。阿根廷有鐵路二萬六千八百哩，自布港輪射的就有二萬哩之多，城郊的鐵路業亦，乃世界最興盛者之一，五個車站每天吞吐火車共一千八百列。

雖然有這陸運速的增長和現代化，有難險的旅行者通常還是把布宜諾斯艾利斯稱寫為世界上最愛戀的城市之一（這稱批評常使阿根廷人發惱）。那裏的人圍着行人道上的小桌坐着，帶着烟卷來像巴黎人，可是沒有巴黎慣有的豪笑。

布城的咖啡飲客差不多都是莊嚴地，或傲昂地，談論着賺錢的事，在街上偶爾的那些片刻談話之中最常提到的字是「比索」(Peso 銀庫名)。至於夜生活，我們很難想出別的事比阿根廷的舞場更為無味。

布城人與內地人間的差異和首都與全國間之差異同樣的顯著。布城人很自得地自稱為波特人 (Portenos)，或港埠人，以示有別於其他的阿根廷人。內地人也很自得地自稱為克里奧勒人 (Criollos)，以便不致被誤會認為布城人。港埠人和克里奧勒人之相異有如不同的種族，的確也是如此。

遠在十七世紀布城人就自認與眾不同了，他們是純粹的西班牙種，只有從前的卡斯提爾 (Castile) 人和阿拉貢 (Aragon) 人纔能這樣驕矜傲慢。他們不是攻陷美洲大陸的冒險家，他們原來是商人，律師和公務員，到新世界來做生意的，而他們貿易的物品就是被他們藐視的冒險家所開發的土地的出產。

他們自認遠較出生在巴姆巴斯平原上的高卓人 (Chachos 攻陷美洲的西班牙冒險家和被征服的印第安族的褐膚女子結合所生的雜種人) 為優越，他們的優越甚至遍及土生的純西班牙種的克里奧勒人。

巴姆巴斯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早就被滅絕或被趕到巴塔哥尼亞 (Patagonia) 的腹地裏去了，大批大批的西班牙及義大利移民使白種人的血統在阿根廷佔着優勢，這種情形除却烏拉圭之外，南美其他國家是沒有的。但是布城人仍甚驕傲得很，可也仍崇着克里奧勒人和內地的西班牙人義大利人所出產的穀類，肉類，皮革，羊毛來經商謀生及致富。

說到克里奧勒人，任何地方都不易找出像他們這樣友善好客，這樣易於交接的人。他們的友誼是熱烈的，純正的；雖然還是有點對港埠人表示懷疑，但他們是真正喜歡與人來往的。我們愈遠離布城，愈深入內地發現的人就愈友善，愈易於交接。

阿根廷人無論男女，差不多都是毫無例外的長得美，修飾得漂亮，歐洲的專家曾經描寫阿根廷男子為世界上穿衣服穿得最好的人。至於婦女服裝，布城已經被世界公認僅亞於巴黎，的根廷的女人好像一生下來就穿着入時的本領。

阿根廷的男子比其他南美美人高大，無論男女都較其他南美國家多黃髮碧眼人。

布城已經不再像西班牙人佔多數了，阿根廷的城層層中有很濃重的義大利人或其他歐洲人的血統。



雖然外來種族在阿根廷不若在美國那樣歸化得快，但已逐漸而確實的產生一種顯著的阿根廷派，一如美國之有顯著的美國派，此派業已發展到阿根廷人在衆人之中較其他南美入更易被人認出的階段。

但阿根廷人之有異於其他拉丁人，是因為他們娛樂時的嚴肅態度；阿根廷人老關心着怎樣維持他們的莊嚴，使他們忘記了娛樂。他們沒有幽默感，從來不笑話自己，說要笑話他們誰就倒楣。

他們纏着險惡出決斷的神態跳探戈舞(Tango)，雖然探戈舞的拍律代表着，高卓人所騎的馬那種舒緩的步武和掠過他耳邊的平原風，這種舞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憂鬱，最使人感絕望的音樂。遍拉丁美洲，北至里西哥，都有醉眼的乞丐坐在行人道上哀歌着阿根廷的探戈舞調，以此感動行人的心，博取一兩個錢。

拿探戈舞來作例就知道阿根廷人很勢利眼地喜歡任何外來的，尤其是歐洲來的東西。當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沒人敢在阿根廷的跳舞會中奏探戈舞曲，他們認為這是城裏人所藐視的高卓人傳下來的，祇有娼寮纔跳這種舞。但是當阿根廷的暴發戶開始到巴黎去化他們的錢時，他們的兒子也把探戈舞介紹過去，立即風行一時。既然在巴黎盛行，阿根廷的貴婦名媛跳這種舞也沒有什麼不文雅或不體面的了，於是又由歐洲回國內，立即代替了特爾滋(Terz)及波爾加(Polka)等，以及其他十九世紀舊式的舞。

雖然他們討厭人家這樣說，阿根廷人有許多地方比其他民族更像美國人，他們已經大部養成他們所非難於北美人的

特性。他們實利主義，帝國主義，偽善，傲慢，虛詐——這就是他們指摘北美人的五大罪狀。他們像北美人一一樣的老想着錢，永遠談着東西的價格，他們同北美人一樣在公共場所高聲說話，就像深怕不被人聽見就不會被人看見似的。他們也像北美人一樣，是極度的個人主義者，很容易隨己意而激動，很容易因極微小的侮辱而爭鬥，而且頑固地不受裁制。

美國人了解阿根廷人比了解其他南美民族更為容易，因為阿根廷人對自己，對國家和對國際事情所採的態度與美國人對自己的態度差不多相同。這種思想及目標的相同是否就是兩國衝突的起因呢？

阿根廷人，如北美人，受同樣的愛國心所驅使——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並且對民族的命運有強烈的信仰，這心理更隨伴着一種倨傲而自然的領袖慾，尤其對拉丁美洲事情為然。

港埠人認為自己是彬彬君子和有榮譽的人，憎厭被人催促，他們是幼稚地神經後敏，尤其是對他們的莊嚴，並且很顯明地竭力使人知道他們是有教養的。

父親的權威法律上已有明文規定，所以在家庭之中如果未得他許的，可任何人都不能擅作決定。他把家庭雜務交給太太去管，自己却在別處忙；常常是在俱樂部裏。母親把兒女的日常生活管得很嚴。

一個男人不管年已知命也好，祇要他在他的母親面前他還是她的兒子，把他管教的像七歲時一樣，而他也就毫無異辭地遵從。可是在家庭的門限之外男人勇敢，像他們所說的，「充分地」地生活，易言之，他們在各方面享受完全的自由。



然而，在另一方面，端莊的小姐，甚至業已結婚的年青婦女，無論到何處去都不能沒有人陪着的。

新到布城的人很容易覺得那裏有許多男女穿黑色衣服，這其因為服裝的規矩非常嚴格之故。寡婦或孝女須穿純黑喪服兩年，就連內衣也是純黑的。凡是父親或母親的兄弟姊妹與及表兄弟，若姊妹死了都要穿孝，那裏的人家族又那麽大，毫無間斷地穿十年十五年的孝簡直不算稀奇。有時，好容易脫孝了，不料因為一個遠房親戚的死又要把它穿上。

賽馬和足球是阿根廷最普遍的運動，全國各地有跑馬賭場半打以上，每月在這裏賽馬賭博的錢有三千五百餘萬比索。

國營彩票每月有四百萬比索的生意，此外還有省營彩票六種，以滿足阿根廷人的賭性。這種賭性自幼就以各種方法養成，小學生不好好地拿一個銅板去買一塊糖果，却有機會

在校門撥輸盤賭運氣。

人民最愛看職業足球賽，這種球賽每年有二百七十三場，每場觀眾平均八千六百人。除了有組織的球賽之外，每星期六，星期天及假日成千成萬的男子和兒童在空地上踢足球，一如美國人之打棒球。

阿根廷人營求最甚的特權是舊日西班牙一種叫作「弗依律」(Fuero)的特權，凡持有這種特權的人都可以不遵守某項法律。奇怪得很，這種特權是最先所有立定法律的人的（自國會議員以至市議會議員），結果所屬，人一到了有可以製定或推行法律的地位的時候他就長第一個違反這條法律的人。每當布宜諾斯艾利斯或其他阿根廷城市的警察想施行某項新法律或條例時就有許多許多的人要行使他們的「弗依律」特權，別的人也就跟着拒絕遵守，這就是布城之所以有世界上最紊亂的交通秩序。

本刊歡迎投稿，批評，訂閱。

## 編者小言

本刊自本期起擬加重翻譯文藝，凡是歐美雜誌中關於一般興趣文藝的作品，都將擇尤介紹。

赫德氏之「當代英國教育之傳統及嘗試」是他此「我」編講學時在英文化協會一篇演詞，對於英國教育的演變，提綱挈領，闡述無遺，可為借鑒，全文下期續完，其餘幾篇譯文，或論教育，或談時事，或紀風土，或屬文藝，內容雖不相同，却都總有趣味和價值。

鐘成先生前雖有山居一文在本刊文藝專號發表，本期所發表的「高爾基的門徒」却又表現了作者的另一作風。用烘染的筆法寫出了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一個倔強的青年，那青年在這裏說：「我比從前堅實多了，因為我有一個祕訣……」那祕訣也就是高爾基所說的：「只有知識能救青年，青年對真理的信仰，此種信仰，即改造世界之緊要工具。」我們願意把這祕訣當作贈給青年讀者的公開的禮物，辛代先生的一園「景」是一篇非常雋永的小品，文筆靈貼，情致幽婉，「兄弟之間」作者用德申先生曾在本刊發表過一篇「花斑魚」，文字親切流利，於不知不覺中把讀者列入一個故事世界中，那麼索撲，而又那麼有力，當雲是一位女作者的筆名，他的譯筆非常強健。

本期文藝作品中應當特別介紹的是謝文通先生的譯詩，謝先生現任國立浙江大學外語系教授，兩首十四行詩的作者奧格「Ogden」是英國目前的新興第一流詩人，曾於一九三八年到中國來過，兩首均見於他的「Christopher Isherwood」合著作「戰時行」(Journey To A War)一書中，第一首中的

最後幾行是值得我們深思而警惕的，想想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歷史，我們的「初華」時代，再看看我們當前所遭的命運，就無怪乎詩人發出了這樣的慨嘆，第二首所說「今夜在中國讓我想起一位……」云云，是詩人在中國的戰火中想起了德國的大詩人里黑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8)，里黑克從一九一三年起，經歷了歐洲第一次戰，一直沈默了十年之久，最後在瑞士母急(Chillon)的一個古堡裏(即詩末所說的那小塔)寫下了傑作「杜依諾哀歌」和給奧菲爾思的十四行集，而「奧菲爾思」定了他在世界詩史裏的地位。

戴禮智先生是一位富於文藝修養的科學家，他歷次在本刊所發表的文章，將來擬編為專冊，特為預告。

## 世界學生月刊社

重慶中三路一八九號

社長 杭 立 武  
 發行人 顏 志 達  
 主編者 黃 庶 羣  
 印刷者 中央青年印刷所  
 總經理 青年書店

定價表  
 每冊 半年 全年  
 五元 三元 六元